

小樽高等商業學校  
圖書館

總 二 五 七 八 號	一 〇 八 冊	四 〇 號	九 門 三 部
----------------------------	------------------	-------------	------------------



日本源流考卷十七

臣王先謙撰集

後陽成天皇

和漢年契後陽成天皇諱周仁日本國志父誠仁親王母新上東

門院藤原氏

丁亥五月天正十五年和漢年契春三月秀吉伐島津義久降之秋七

月秀吉定九州築聚樂城日本外史十五豐臣氏上十五年二月

掠止關諍又置吏於沿道驛舍使軍行莫蹇滯乃遣秀吉下令禁鹵

先發三月朔秀吉自將諸軍發京師水陸俱下義久既遂大友義

統居豐後府內發兵四出聞豐臣氏前軍至豐府乃使家久守耳

川引兵而退秀吉長至耳川諸將先濟家久夜襲南條宮部氏營南

條敗宮部擊卻之明日秀長乃濟敵遂退保高城既而又退二十

五日秀吉至赤間關雷增田長盛守關戶城九毛某城戶某守門

司城徵國人質子濟海入豐前二十八日陣於馬岳分兵並進時

秋月種實招島津氏兵據岩石城跨豐前筑前之間以險固聞

秀吉遣義子秀勝攻之令蒲生氏鄉前田利長輔之自以麾下登

杉原山四月氏鄉攻其南利長攻其北城兵能拒氏鄉先入其郭

秀吉自山上望見其徽號自脫其袍使人齋馳賜之曰被此以登  
內城氏鄉感激身先士卒會風大起縱火焚城城即陷秀吉乃進  
至小龍寺種實遁走使子種長肥後諸城皆悉收其地進軍高良山  
龍造寺政家以肥前兵來會焉肥後諸城皆悉收其地進軍高良山  
忠元伊集院忠棟守合于城走保入其城謂諸將曰吾征誅僻遠  
吉以兵艦攻之忠元等夜遁秀吉入其城謂諸將曰吾征誅僻遠  
乃榜於衢路曰名門故家脅從於敵者及豪俠大盜聚徒結黨者  
一切皆宥聽其自新初下軍門如市秀吉進入薩摩降島津忠  
良五月皆進至千代河海隆造浮梁濟軍建牙於太平寺環布  
軍營填池澤夷丘阜方二里餘中開門巷縱橫四達遠近望風而  
潰乃遣水軍三將攻桂忠助於平佐脇坂安治先登忠助降於是  
秀長以日向故主伊東祐兵衛先鋒以五萬人自日向入前田利  
長與淺野彈正以龍造寺政家為先鋒以五萬人自日向入前田利  
以佐土原降義弘退陣求麻諸軍合而南下臨於鹿島津氏將  
佐交勸義久乞降乃遣伊集院忠棟因秀長謝罪秀吉曰吾初欲  
誅不庭之臣使無遺類吾聞島津氏源右大將之遠裔也四百歲  
名族一日滅之吾亦不忍也其宥之義久大喜削髮被僧衣從近  
臣五六人詣太平寺降秀吉延見以溫言慰藉之命以義弘為嗣  
琉球國使修貢獻六月凱旋至太宰府盡收九州質子大論功  
罪令島津氏因故土領薩摩大隅日向削其侵地賜肥後於佐  
成政築前於小早川隆景豐前於黑田向高森勝信後於毛利  
秀包立花宗茂而大友義統高橋統增伊東祐兵衛龍造寺政家皆  
復舊領差有增損使政家族銅島直茂攝國事及政家夭乃立直  
茂耳川之事尾藤知定教秀長不即救因奪其讚岐後以賜生駒  
親正丹羽長重犯軍法因奪其若狹賜之淺野氏削阿蘇大宮司  
邑律彥山僧徒大村氏私舍西蠻妖賊奪其長崎邑磔賊二十餘  
人於邑中使鍋島氏監外國互市焉禁天主教遂大修西海政令  
七月復命於京師天皇遣使郊勞之八月德川公自來賀戰捷是  
歲西海諸侯皆就國秀吉讓成政善待土豪勿擾國民成政違教  
士民皆叛踰年粗定秀吉讓成政善待土豪勿擾國民成政違教  
行長清正為主計頭行長為攝津守行長即彌九郎也秀吉謂二  
人曰他日將有以用汝也。日本外史二十德川氏三十五年二  
月造駿府二城秀吉既與我不慮東面於是大舉西伐中納言  
遣本多廣孝勞師攻岩石城廣孝力戰受賞七月秀吉定九州  
而還中納言赴大阪賀之八月轉大納言進從二位乃還十二月  
兼左近衛大將左馬寮御監。日本外史二十二毛利氏十五年三  
月豐臣秀長至合我兵入日向抵耳川進圍高城島津家久夜襲  
其營秀長畏其兵標悍不敢出元長欲逆戰弗許秀吉至龍造寺  
氏以下皆降五月島津氏請和秀吉從元長於筑前治名島賜秀  
包筑後三郡治來日元長道病六月遂卒元長倨強類父為秀吉  
所畏惡常有退居之志見於歌詠遺命立廣家黑田孝高素悅廣  
家色美與之親善為言秀吉立之襲食隱岐廣家初名經信於是  
改今名是歲冬肥後豐前盜起隆景廣家受命討而平之筑前土  
民稔聞隆景賢聲人人相慶隆景務闢其禁網漸修治教傲下野  
足利學校建賢舍釋奠先聖時  
亂離日久人始聞絃誦之聲

考十七後陽成

戊十六年正十六年契春正月佐佐成政反討平之日本外

子六天氏下十五年秀吉以長重犯軍法奪若狹嶺為松任城主給

織田氏臣成田某憤懣謂其同僚曰吾欲舉事誰與我者眾莫

敢成田罵曰皆非人也秀吉聞之使人殺成田是歲秀吉子成

政以肥後肥後盜起秀吉怒明年閏五月成政自赴大阪謝之秀

吉使人迎之行幸於秀吉第北野大茶會日本外史十五豐臣氏

尼崎賜死幸承大亂之後典籍殘亡乃令前田玄以與公卿雜議

奏請臨幸時承大亂之後典籍殘亡乃令前田玄以與公卿雜議

用足利義滿義教故事四月十四日天皇幸聚樂第關白秀吉率

文武百官扈從扈從者蓋新典也遠近縱觀父老或有流涕者曰

吾儕聞有行幸之儀久矣今得親觀之即日行享禮使人奏曰

常太平諸樂明日秀吉早盛服出侍於御坐之右盡召天下牧伯

使列於前內大臣信雄大納言家康大納言秀長中納言秀次左

近衛中將秀家右近衛少將利家侍從元親侍從義統以下以次

而進盟曰奉戴皇恩竭力王事莫敢或渝關白所令事無大小莫敢或

者共相誚責之戒屬子孫莫敢或渝關白所令事無大小莫敢或

祿明日宴諸牧伯天皇賜歌關白以下皆賡之覆其國家莫能享其

秀吉以京師戶稅奉供御以其戶租為上皇湯沐邑以近江高島

郡充廷臣采田凡金帛珍貴之獻前後無算九月諭毛利氏割其

出雲伯者予族吉川廣家廣家元春子元長弟也十月大張茗燕

於北野日本外史二十德川氏三十二年二月辭兩職三月大

納言朝京師秀康以從西征有功進左近衛少將我諸臣多遷任

者四月後陽成天皇幸聚樂大納言與內大臣信雄等為先驅關

白秀吉為後乘秀吉要大納言以下盟辭特詔大納言與信雄秀

長秀次及浮田秀家班清華之上禮畢東還於是秀吉以北條氏

未至乃遣使責其不廷北條氏遷延意欲得婚及質如德川氏而

秀吉不加於意問五月氏政使來因我請和六月大廳有疾大納

言與夫人赴京師問之九月留夫人而還十一月酒井忠次請致

仕大納言優旨答之固請乃蒞其第盡驩竟日使其子家次襲封

是歲陸奧伊達氏來通好日本外史十二毛利氏十六年輝元

任參議隆景廣家秀包皆為四位侍從九月秀吉養浮田秀家女

妻廣家初廣家父兄皆死於西海之役秀吉曰吾許之以筑前會

其死不果當以西海一州恤其孤石田三成成大谷吉隆說秀吉曰

輝元所領已跨中國而隆景秀包各領一國備前浮田氏素與之

惡以為可領已跨中國而隆景秀包各領一國備前浮田氏素與之

則已苟有事則關以西皆歸毛利氏為今之計莫若就輝元封內

乃令輝元以出雲伯者數郡加賜廣家治富田

明史日本傳十六年犯浙江然時疆吏懲嘉靖之禍海防頗飭賊

來輒失利其犯廣東者為蜒賊梁本豪句引勢尤猖獗總督陳瑞

集眾軍擊之斬首千六百餘級沈其舟百餘艘本豪亦授首帝為

告謝郊廟宣捷受賀云

後陽成

三



己丑 天正十七年 日本外史十一 武田氏上杉氏十七年景勝又

侍從藤田泉澤安田三臣皆敘四位兼續自父實綱常參謀議為

能事景勝尤見寵任。日本外史二十德川氏三十七年正月真

田昌幸以子信幸質於我。是月大納言獵於中泉息清見寺有一

兒捧茗而出問其名僧曰甲斐人王屋惣藏之孤也惣藏事武田

氏死於天目山之難大納言喜得其肩也載歸謂世子曰吾與汝

以一口護身刀拉兒附之後賜名忠直常侍世子時少將秀康在

京師益長有英氣嘗習騎秀吉牙騎失禮秀康馳斬之秀吉不問

是時關東諸豪往往因我降結城晴朝亦降請得豐臣氏族為子

秀吉乃遣秀康三月大納言如京師四月而還先是北條氏政請

得我侵地沼田而後入朝秀吉弗憚曰吾欲伐北條氏以其為德

川姻戚姑假之耳七月秀吉發三使來請大納言乃使人諭真田

昌幸致沼田而就內地償之因說氏政以順逆勸其入朝亦勸伊

達政宗皆不聽沼田守將亦侵其旁地十二月大納言如大阪秀

吉入朝請東伐詔許之以大納言為前軍秀吉謂諸將曰家康為

前軍秀吉為後繼雖橫行萬國可也况於北條氏乎令大納言還

國治 和漢年契夏六月築淀城伊達政宗逐葦名盛重 日本外史

兵 氏上十七年五月復分金銀各三十六萬五千兩於文武百官是

時秀吉威令幾遍天下東北豪傑佐竹里見結城那須岩城葦名

松前諸族爭修使幣秀吉禁其私鬪使之朝覲而獨北條氏政據

關東八州伊達政宗據陸奧出羽不肯降天子幸聚樂之次月秀

吉遣富田知信津田信季赴相模論氏政曰吾子席五世之勢擅

有八州而不早修朝貢不義今天子新立天下莫不嚮歸吾子宜

速入覲氏政與子氏直議不敢堅對入月氏政使使來請曰真田

昌幸取我沼田請令昌幸返之然後入朝諸將皆忿曰氏政亡狀

請發兵討之秀吉曰未也是年七月復使往小田原趣其入朝曰

昌幸奉命致沼田於北條氏於是二月使遂往小田原趣其入朝曰

不朝則有罰氏政與其親族將領議曰我與彼相距遠彼何輒

來且彼特能服畿內西國耳古稱關八州可敵天下且稍根天險

也彼果來乎我以八州勁兵要諸箱根彼何能為在昔平氏發大

軍來攻源氏至富士川聞驚鳴起遂恒悖而潰關白亦如此爾乃

不禮使者使者微聞其言歸報秀吉怒曰氏政不肯是歲伊達

盛邪吾將示之我伎倆也德川公數勸氏政入朝不肯是歲伊達

政宗滅葦名氏并會津四郡滅二階堂氏并仙道七郡佐竹岩城

諸族討之皆敗秀吉使津田使責讓政宗命其入朝政宗亦不肯

真田昌幸來告曰沼田有那胡桃城為臣墳墓之地北條氏將

沼田者欲遂取之臣曰殿下命致沼田未聞致那胡桃也彼不聽

遂攻取之敢告秀吉大怒遂奏請討氏政使石卷康昌在

京師懼陳謝之秀吉不聽押送康昌相模遺書氏政絕之曰秀吉

起微賤為先右府所拔擢攻城野戰立功弓馬之間既而遇變故

亂逆叛者伐服者撫七道豪傑無不從我所麾汝氏任佐天子以

敢不修朝貢狡詐貪婪輕蔑天子之命夫天地之際一有違詔敕

者而漏於誅討秀吉恥之修乃城池勵乃甲兵明年吾將操王節

率諸侯以正汝氏政之罪書至相模氏政不以為意曰彼欲以虛

考十七復陽成

四

聲脅我彼誠來大舉則少食小舉則少力是易與耳秀吉遂令駿  
河越後以西四十五國發兵以明年三月會京師其遠京師者便  
道直赴關東命長東正家運粟二十萬石至駿河又出金一萬枚  
羅於海道諸國時海路久絕民皆憚風濤之險曰海龍王爲祟秀  
吉笑曰吾受王命討不庭何物龍王敢得沮我也作檄投之投海  
而進使水軍三將與長曾我部元親護糧船以東十二月德川公  
來請約東氏直因公謝罪請入朝秀吉不許於是會德川公以下  
將帥開關東地圖指畫部署眞田昌幸素與德川公惡時在下坐  
不得窺圖秀吉呼前之曰吾以家康爲海道先鋒以汝爲山道  
先鋒昌幸感喜退而謂人曰得殿下一言多於得百萬封矣  
庚十八年正十八年日本外史十四織田氏下信雄陞從二位內大  
寅八天正十八年臣秀吉以其據咽喉地欲徙之未果十八年秀  
吉伐北條氏信雄以兵一萬五千助之攻葦山及事平秀吉封德  
川氏於關東入州欲以其舊國五州致於信雄信雄辭曰尾張伊  
勢吾故地也得仍居焉足矣敢膺大封秀吉怒其不屑受已封也  
乃奪二州予之已甥秀次逐信雄於出羽秋田明年徙之伊豫山  
口重政等皆和漢年契狩野永德死春三月秀吉出師取相模北  
條氏亡日本外史十後北條氏於是氏政乃修城壘蓄糧仗入州  
於秀吉初憲秀子新六守戶倉城與武田勝賴戰數不利氏直聞  
之罵曰新六怯夫多亡我士新六聞之慙志叛勝賴不利氏直聞  
新六來歸當當誅憲秀爲乞哀乃宥死一等屏居其邑至是內應  
勸憲秀因敵將堀秀政通款焉秀吉昭之以伊豆相模令爲內應

氏政氏直不之知也與憲秀議遣親族諸將分守要害美濃守氏  
規守葦山陸奧守氏輝守竹浦左衛門大夫氏勝守山中氏勝守  
成孫也間宮康俊朝倉重高爲副與舊守松田秀植俱守焉氏政  
賜刀於康俊重高曰勉之康俊曰臣以死從事重高退謂同僚曰  
北條氏之滅在於是役也山中之城板築不備而命守焉是棄我  
輩於敵也吾視十餘年來政多失道者事可知矣諸君謹之十八  
年三月秀吉發兵二十五萬自將來攻德川氏爲其先鋒二十九  
日圍山中城兵力戰斬敵將一柳直末而敵眾已凌城齊登本  
俊秀植死之氏勝重高遁走德川氏軍至酒匂四月竹浦及湯本  
守兵皆潰西軍來圍小田原氏直聞諸城失守議曰秀吉兵雖眾  
而以威力相持其心必不一我兵雖寡而五世君臣也我欲要秀  
吉於險一戰決雌雄憲秀沮之曰彼遠來糧饟不繼我堅壁清野  
不戰而屈之是先公已試之策也何必行危僥倖不繼我堅壁清  
潛使人告秀吉曰城西北有石垣山以爲牙營則城內情狀無所  
遁隱秀吉從之曰城大驚已而上杉景勝與前田利家以陸兵  
來攻大野松枝城主大導寺政繁出拒於阪本不戰而走遂降爲  
其先導下野橋松山沼田義輪河越諸城進圍鉢形城城主野  
在小田原畱守將士堅拒不下西軍別將二人以秀吉命徇下  
上總下總下之氏勝逃在其邑甘繩氏政怒會德川氏招降氏  
何顏見君乎當死於此或譜其有貳心氏政怒會德川氏招降氏  
勝氏房遂降之五月氏政弟房出襲蒲生氏營不利西軍別將  
陷氏房邑岩築畱守妹尾兼延死之秀吉更遣別將三人攻館林  
城城帶大澤敵造浮梁濟之城兵死守不降秀吉取隄防城主成  
乃降六月西軍合兵攻忍城謂城可灌也募土人起隄防城主成

考十七後陽成

五

田長康在小田原畱守知其不可灌也陰出其人應募以收錢既  
就引水城不漸一板而敵阻水不得近數日隄潰西軍死者數百  
人景勝利家下鉢形圍入王寺城屬氏輝其畱守橫地監物遁  
之狩野其可食言乎與數百人殊死戰利家在高處望見壯之問降  
將知其姓名使往降之至則自殺矣及事平德川氏收用家範二  
子昭守信吉信使往降之至則自殺矣及事平德川氏收用家範二  
及陸奧出羽豪傑皆降前守秀吉水戶傳者也當是時里見佐竹氏  
勵眾堅守出令曰諸將士各守其地毋妄相救更番休止休者游  
息任意又分麾下六百人以七將巡警秀吉合圍百餘日終不能  
得此首級又高祖所由而起而吾受命守之失一障壁吾之恥也眾  
皆奮激其將朝比奈泰能等數出力戰西軍四面攻擊死傷無算  
乃築長圍其外城氏規親督戰即日復之八州城壘皆陷獨小田  
原葦山不下氏房在小田原與敵將浮田秀家對壘秀家以秀吉  
旨遣酒於氏房曰聊以慰城守之勞氏房又遺物謝之曰聊以慰  
爾構兵半歲不決徒使天下人膏鋒鏑今誠議和弭兵則秀吉密書  
豆相模氏房以告氏政弗答時堀秀政既死子秀治以秀吉密書  
投憲秀憲秀欲導敵兵入城少子英春為氏直所寵常侍左右與  
秀治約約既定英春號泣固諫憲秀弗聽而止英春不使復人遂與  
死則臣請告大事誓而後告氏直大愕召憲秀詰而囚之英春請  
變乃去秀吉百方誘降使黑田孝高羽柴勝雅因氏房說曰方今  
北條氏之勢如魚在釜中而烈火烹之蓋及今納降取二國以存  
先祀氏房妻子囚於岩槻亦以書乞哀氏房心折勸氏政降氏政  
曰吾承父祖業主於八州爭武而失之吾不必憾也納降計存死  
且不能已而秀吉使德川公諭氏規曰西軍親臣宿將互相疑阻交  
勸和議七月秀吉贊其議答曰氏規習於戰不習於和未應命將  
成子猶何守宜來贊其議答曰氏規習於戰不習於和未應命將  
德川公請氏直書諭之氏規不曰氏規習於戰不習於和未應命將  
西門入則氏直已自南門出蓋秀吉以陰謀間疏其父子故氏直  
惶惑不埃約而出也於是氏直就德川氏陣請曰願宥氏政以下  
則亟致城矣德川氏所請獨其封土以二總代伊豆相模氏規聞之  
秀吉曰吾當依其所請將歸其封土以二總代伊豆相模氏規聞之  
志曰吾悔為老賊所誑將歸其封土以二總代伊豆相模氏規聞之  
致城於德川氏出城內士民限以三日氏政與弟氏輝許乃在醫師  
安棲宅秀吉憚氏政剛武又變約遣使五輩就其舍令自殺使者  
至難言之氏政輝察其色請開沐浴作絕命辭自裁氏規將殉  
之監吏奪刀不得死秀吉誘氏直令率氏規氏房氏英春去住前  
田氏自長野山給以萬石明年氏直病卒年二十一英春去住前  
忠勇以為狹山城主食萬石其後氏盛氏信乃滅後秀吉朝父規  
相襲歷事豐臣氏德川氏萬石其後氏盛氏信乃滅後秀吉朝父規  
原之役守岡崎慶長中卒養保科正直子氏重大阪之役氏重關  
先鋒後數徙封終為懸川城主病卒無嗣國除○外史氏曰余聞

考十七後陽成

考十七後陽成

早雲嘗召儒士說黃石公三略其首有言曰主將之法務攬英雄  
之心早雲聽之曰止矣吾既得之矣不復使說嗚呼有以夫其以  
流寓漂泊之人據有八州以開五世之基也夫足利氏隳其網維  
權臣內鬩海內戰爭所以然者無它故焉天下英雄各以其心爲  
心而主將不能收攬之焉耳早雲蓋早有見於此以爲天下之事  
可知己故仗一劍之任周流天下以求家用武之地一得其地蒸  
龍變莫之或拒夫以兩上杉氏百年故家財賦之富兵馬之雄而  
早雲以赤手圖之奚異推鑿山哉乃能戰勝攻取制其死命者果  
何所恃而然歟亦以其結納英雄得其驩心兵寡而志無難而況  
力合如同舟濟江不期而救以此臨敵雖橫行者亦由無道也至  
兩上杉氏乎氏綱氏康所以救以緒業致強者亦由無道也至於  
氏政氏直已代兩上杉以擅八州之富強意滿志侈不復用心於  
此上下漸遠君民不親欲恃區區之法令以制馭其下而不知其  
下出之略既已去之矣將何恃以抗天下勁敵耶然豐臣太閤以  
世罪其勢力足以震撼天地而合圍半歲纔能舉之者非以其父  
祖之收攬人心有固結不可解也哉○日本外史十二毛利氏十  
八年秀吉東伐北條氏使輝元守京師隆景守清洲廣家守岡崎  
北條氏不降召隆景謀之對曰先人圍富田休攻戰示持久多縱  
其計平夏六月伊達政宗入降秋八月秀吉以家康爲關八州秀  
吉裂地封功臣冬十月奧賊作亂討平之日本外史十五豐臣氏

氏直有姻乎吾何疑卿哉德川公乃空海道諸城除道供帳以待  
二月秀吉召毛利輝元守京師弟秀長守大坂令德川北畠前田  
上杉諸將以其兵先發三月朔自戎服入朝受節刀於陛拜辭起  
出關上馬率騎卒十七萬而東部伍整肅鎧仗鮮明使士民縱觀  
之氏政盡召入州城主集於小田原遣親信將帥拒箱根諸城以  
兵數萬守其後二十七萬攻山中信雄以三萬攻山而德川公  
以二萬五千直踰箱根明日諸將蓐食並發秀次以中村一氏爲  
先鋒令徒陣近城城上統丸雨注一柳直未死之一氏厲眾攻破  
其郭斬敵將間宮好高進薄內城其騎士渡部了攀堞而上秀次  
乃麾軍齊登走城將北條氏勝信雄亦破山郭德川公陷三城  
至酒卒築城焉糊紙於壁望之如堊城兵驚以爲神秀吉攜德川  
合萬卒築樓下視曰關東八州在我目中不日取以爲神秀吉曰  
公登城樓下觀曰關東八州在我目中不日取以爲神秀吉曰不可  
拜曰幸甚秀吉附其耳語曰卿亦居小田原乎曰然秀吉曰不可  
我嘗觀地圖自此迤東可二十里有地曰江戶襟帶海河地闊土  
肥卿宜居此德川公曰謹奉教於是令諸軍圍城數重水軍將士  
又破沿海諸城而來會焉上杉景勝前田利家將北陸兵三萬以  
眞田昌幸爲先鋒入野大寺景勝前田利家將北陸兵三萬以  
城攻鉢形秀吉遣淺野彈正少彌木村常陸介助之二將別徇武  
藏攻岩築淺野氏嗣子幸長稱左京大夫甫十五先登遂拔之二  
將遂徇上野至二總安房一月下六十餘城而小田原固守不下  
有流言曰德川織田通款城中眾情疑懼秀吉即從近臣數人與



信雄俱飲於德川氏營明日與德川公俱飲於織田氏營眾疑即  
釋遂令諸軍休戰築長圍更番游息徵海道妓樂置酒高會秀吉  
與德川公以下造歌詞被之謹呼連晝夜以示據久之意城兵大  
困德川公初度大眾久屯穀價必騰私命其吏多蓄糧餉已而長  
東正家掌漕轉米粟狼戾乃服秀吉善用人也當是時豐臣氏軍  
環城而陣者幾三十萬山陵麓莫非兵者關以東望風降附相  
馬秋田南郡津輕諸族或執謁軍門或使幣納幣項背相望伊達  
政宗使人視形勢還報則太懼乃肯修使幣就德川氏乞降德川  
公戒使者曰不得還報則六月政宗與百餘騎入下野路塞不  
得通還由越後信濃間行至箱根請謁秀吉秀吉問謁者曰政宗  
狀貌如何曰吾受王命經略天下雖遐方絕域之人莫不許謁見使  
詰責之曰吾受王命經略天下雖遐方絕域之人莫不許謁見使  
強東北擁兵數萬未嘗發一介之使葦名義廣歸心王室而汝擅  
攻之是何故政宗答曰義廣納臣之叛將結佐竹岩城以圖滅臣  
臣欲討二本松氏以復父仇又為義廣所距故臣日夜攻擊終得  
克之臣在敵中不知四方事及殿所陳果無偽也則盡獻所侵會  
是以前來謁秀吉又使言之曰汝之陳果無偽也則盡獻所侵會  
津仙道之地耳不則亟歸汝國徐修守備吾討滅北條氏然後見  
汝於戎馬之間也政宗曰臣死唯殿下之令況邑土乎致其後見  
地乃入見秀吉便服而坐慰勞之問曰卿在陸奧幾戰曰三十餘  
戰秀吉曰是村巷小鬪耳意未知部勒大兵之法也因起引政宗  
而道軍也臨廣壑秀吉在前指示曰彼畿內軍也彼坂以西軍也彼  
遣之是猶縱虎於野已秀吉晒曰吾不用寸兵而取五十四郡非  
汝輩所知也政宗退謂人曰關白天威也遂去之國石田三成亦  
谷吉隆長東正家等於是攻降館林遂攻忍城將成田長康在  
小田原其兵番守不下秀吉令彈正少弼父子助攻終降之景勝  
頗嫌之秀吉謂近臣曰二人非無功然降輒受之不足稱勤勞或  
降或屠恩威並行然後可賞耳二人聞之復發屠人王寺城還效  
首級秀吉乃賞之於是八州諸城大半皆破而其將士在小田原  
城內我兵虜其父母妻子示之將士逃降相踵我侍史山中某與  
成田長康善秀吉命陰以書招之長康乃送款秀吉使德川公以  
其降書遺氏直曰子之將帥皆有貳心事已危迫秀吉使德川公  
氏直與氏政議召長康不至乃環柵長康營置兵監護自是城中  
人人相疑秀吉遣黑田孝高羽柴勝胤入城見氏政父子說以禍  
福氏政不肯七月氏直遂出就德川氏營乞降德川氏政避嫌不敢  
通使之因勝胤勝胤以告秀吉許之使氏政致城而後出因謂諸將  
曰吾此行欲誅不庭之臣今而釋之是失信天下也吾欲誅諸將  
而釋其餘諸將曰善乃遣使者四輩就氏政舍賜死秀吉覽其首  
罵曰汝輕蔑王命敢笑侮我今何如也使石田三成齋之京師梟  
於一條戾橋氏規聞小田原既下亦以葦山降乃縱氏直氏規等  
三十人於高野給俸百口尋給萬石乃舉北條氏故地入國以賜  
德川氏別以十萬石為其湯沐邑舉德川氏故地五國以賜信雄  
信雄不肯受秀吉怒曰卿才不可為民上吾特以先右府之子也  
欲厚封之卿乃簿之乎乃放之秋田賜駿河於中村一氏甲斐於  
加藤光康尾張及北伊勢五郡於秀次三河於池田輝政田中吉  
政遠江於堀尾吉晴山內一豐有馬豐氏信濃於森忠政石川數

考十七後陽成

正仙石秀久論關東諸豪功罪黜陟之執大道寺政繁誚之曰汝  
以北條氏舊將而首降於我我之功臣乃北條氏之叛臣叛臣天  
下罪人吾不能以私釋焉乃誅之於櫻田遂引兵東下至宇都宮  
伊達政宗南部信直等皆迎謁焉八月至白河命淺野彈正少彌  
大谷吉隆石田三成檢陸奧出羽地問諸謀臣曰吾欲擇一將鎮  
撫東北卿等皆陳所見眾所對各異秀吉曰皆非也非蒲生氏鄉  
無可者賜氏鄉以會津仙道十一郡以葛西大崎賜木村秀俊政  
宗因故土賜米澤長井謂氏鄉曰為我守東門因指授方略戒德  
川前田上杉氏為之應援終整諸軍凱旋至岡崎吉川廣家受命  
守焉則迎饗之明日以鞍馬三百餘匹送秀吉秀吉擇黑馬騎焉  
屏其徒御獨吉川氏卒栗棲武格者為之圍行入尾張秀吉指路  
傍聚落謂武格曰此名中邑吾所生長也吾欲一往觀汝能從我  
乎武格曰謹諾於是秀吉騎入中邑留武格於閭首而入周馳街  
巷出遂召邑中父老笑曰吾藤吉也父老皆惶恐俯伏秀吉曰比  
吾少時邑閭甚整戶口亦似滋息也因賜之酒及物與語舊故而  
去九月復命於京師於是東國盡定而伊達政宗心懷觖望陰誘  
士兵作亂少彌豫度陸奧必亂造十餘砦留兵守之而西大谷吉  
隆猶畱檢田甚急十月土兵四起葛西大崎亦苦秀俊之政叛攻  
其城秀俊走保佐沼告急於氏鄉氏鄉即發會雪橈行至井繩察  
政宗有異心遣人促使會師政宗不得已出次吉岡氏鄉身往其  
陣面議事政宗大驚氏鄉破賊二壘乘勝而進政宗稱疾不從氏  
鄉行布陣以備之進破名生壘政宗追躡視其陣堅不敢擊氏鄉  
乃迎秀俊置之名生政宗數謝無他氏鄉使立功自效乃攻下宮  
崎城賊黨悉潰少彌時至駿河聞亂即還十二月氏鄉欲歸而慮  
政宗有變少彌乃令政宗納質○日本外史二十德川氏三十八  
年正月夫人病卒於京師以東事興秘不發喪大納言遣世子如  
京師并伊直政內藤正成等從至聚樂秀吉喜迎曰佳兒也執其  
手入內使夫人淺野氏結其髮更衣袴親取金飾刀帶之攜出謂  
直政曰變野樣為京樣大納言見之必驚喜大納言樸實其送幼  
兒蓋以與北條氏有姻故以此擬質也吾豈有所疑哉宜速護去  
世子還至大納言曰秀吉不畱我兒是欲借我諸城也乃命本多  
重次本多正信掃除海道諸城命伊奈忠次造浮梁於富士河居  
三日秀吉使者至果如其言二月大納言發兵二萬五千誓師而  
發軍於長窪三月秀吉發京師入岡崎本多重次畱守焉不肯出  
迎秀吉召見之重次曰非我君何調為辭不入秀吉至吉田伊奈  
忠次曰天雨河漲請待霽而行秀吉曰吾聞兵行臨水宜亟涉不  
則後者病焉對曰是所以行寡兵耳語曰聞大川與北條通謀勿入  
畱三日至駿府將入石田三成耳語曰聞德川與北條通謀勿入  
及長慧巧過人秀吉以爲奉行任治部少輔與少彌同僚自是寢  
有釁隙大納言聞秀吉以爲奉行任治部少輔與少彌同僚自是寢  
多重次以事來謁自後罵曰咄咄主公爲此大怪事主於國者豈有  
空其城假人哉如是則人或欲借夫人亦許之乎且罵且出諸將  
相視而嘻大納言謂諸將曰彼本多重次者僕舊臣也自僕幼時  
從而百戰僕亦愛愍之也然天質頑縱及老益甚今於爾人中詬  
僕如此諸公可以想其平時矣眾謝曰聞此老之甚久矣今乃得  
見有臣如此真可倚賴已而大納言復至其軍秀吉至沼津二十  
八日親巡敵寨就我營諮曰諸將皆說我曰氏政父子擁數萬精

甲而不出戰是欲誘我於險而四襲之也卿以為何如大納言對曰以某觀之是畏我焉爾今宜為三軍一攻葦山一攻山中彼或來援則以一軍邀擊之秀吉曰彼果來煩卿邀擊對曰諾某嘗將一萬與彼之四萬戰於甲斐信濃十台九勝固易與耳雖然今彼據險決死某若不為不利公幸繼之秀吉曰諾是必勝之計也雖然彼不肯出則奚為曰二城必取一某則以手軍自古道出於酒句驛陣於早川以扼入州援路而公以鷹巢足柄新莊三城敵必不能支焉曰彼不能守也武田信玄嘗以二萬人入小田原如行無人之地今兵什倍信玄其不能守必矣曰焉知無鰓將拒我者乎曰能然臣所次中村一氏攻而殲之秀吉乃還其軍夜發令旦日攻二城豐臣秀次康重本多忠勝等為先鋒攻鷹巢陷之足柄城潰進攻新莊守將拒戰不克而走秀吉繼至與諸將相見於湯本出戰袍三領使大納言取其一日且使其一授秀次因戒秀次曰汝宜學德川也又使大納言召世子於駿府秀吉自取甲被之曰宜類我也自取其偏名曰秀忠秀吉益以事勢未定務結納我也四月松平康重等攻宮城野破之湯本竹浦解走三日大納言先諸軍至於酒句城中善怖我兵復伏衢路要擊敵援兵多所俘斬秀吉大喜約我事平盡領北條氏地我將松平康國鳥居元忠平岩親吉助前田上杉氏入野武藏下諸城本多忠勝酒井家次等助野木村氏會前三將徇上總還入武藏攻岩築陷之本多忠勝子忠政手斬首級城兵就元忠降五月康國次總社為降將所敗弟康貞手斬十餘人定之康貞為嗣是月小田原城伊達政宗使來見甘索城主北條氏勝初守山中敗保其邑秀吉遣黑田孝高說降之弗聽大納言使本多忠勝諭之乃降其部城其姪遠山景佐初守新莊為我兵所敗走入小田原其部言遣兵逐山丹波與真田信尹處守江戶丹波信尹納款於我大納城兵乃降三成等取其城石田三成大谷吉隆攻館林不拔氏勝多功給曰城兵已有內應者請分陣攻之城兵怒而降之三成曰內應敗矣遂引水灌之不得地利而罷前田上杉氏以將附萬餘來謁秀吉不賞曰彼無血刃之功或屠之或降之可也西將加藤嘉明竊言曰是豈主天下者言乎二將遂攻屠八王寺將中山家範狩野一菴等死之納言索一菴子主膳家範二子昭守信吉祿之時小田原固守數月兩軍禁戰徒以弓銃相挑先是軍徙於築地鑿地道入城未達井伊氏營前有敵別堡一橋通城兵直出戍堡直政私計以部下子弟襲之會暴雨地道壞城崩陷不己士卒立戰斬首四百縱火於城城兵益出而我兵無繼乃收兵御城兵追躡遇伏敗還我軍望火而愕松平家忠曰少年輩乘雨入城耳捷聞至秀吉大喜賞之是役得城中首級是為始也織田信雄及西將數人攻葦山數不利大納言遣小笠原廣勝怒諸將將逗撓自進奪其門無繼而死七月大納言又遣內藤信成論城將北條氏規降之五日氏直遂出就我營乞降致盡大納言遣井伊本多榊原三將與西將二人入受城嚴禁鈔掠盡出氏政以下我叛將小笠原長忠自甲斐亡依小田原於是執誅

之十日大納言入城其明氏政自殺秀吉遣四使大納言遣榊原  
康政蒞焉為朝宿邑海道地萬石為畝獵邑凡二百五十五萬七千  
九萬石為朝宿邑海道地萬石為畝獵邑凡二百五十五萬七千  
石秀吉害我國逼京畿而人心固結日久之乃乘事徙之以八國  
之名厭其心其實武藏相模伊豆上總下野皆川諸族割據方隅  
有里見氏下野有宇都宮氏其他結城佐野皆川諸族割據方隅  
者頗多而北條氏餘黨所在潛伏兵燹之餘城邑荒廢乃趣我使  
徙居焉而以駿河伊勢予之於甥秀吉次以拒塞我陸奧會津蘆名氏故  
信雄奪尾張伊勢予之於甥秀吉次以拒塞我陸奧會津蘆名氏故  
國也為伊達氏所侵請復之秀吉不許予之於蒲生氏鄉以鎮壓  
我五國士民大失望諸將亦快不快予之於蒲生氏鄉以鎮壓  
我宗故國自古稱用武之地養士撫民足以觀天下之變矣乃發  
兵四出伐諸城邑未服者盡定之遂相地建都將士以為非小田  
原則鎌倉也武藏忍於松平家忠其私部於松平家廣其羽生於  
論功分地賜武藏忍於松平家忠其私部於松平家廣其羽生於  
高力清長其東方於松平康長其松山於松平康重其岩於  
久保忠隣其河越於松平康重其松山於松平康重其岩於  
於松平清家相模小田原於大久保忠世其甘原信嶺其八幡山  
豆其關宿於松平康元其相馬於土岐定政其蘆戶於木曾義就  
政其緒瀧於本多忠勝其次畱里於大須賀忠正其鳴橋於石川  
康通其佐貫於內藤家長上野碓冰於酒井家次其阿布於菅沼定  
親其大胡於牧野康成其吉井於菅沼定利其阿布於菅沼定  
監其那波於松平康元其菅沼於菅沼定利其阿布於菅沼定  
政康政忠勝皆食十萬石忠世元忠康元食四萬石其餘有差總  
內外士人分為五隊以直政忠勝康政通親吉領之更番京師  
北條三浦木曾保科久能岡部諸族皆給封邑乃促就封焉命吏  
度遠近輕重以給資用眾皆忘其遷徙之勞十月遣使京師致五  
州地秀吉服其神速江戶之地東帶隅田河南海灣西北接武  
藏野上杉氏將太田道灌者始城之而平河津蘆葦叢生城郭  
隘陋至用船板為階本道灌者始城之而平河津蘆葦叢生城郭  
納言晒曰汝乃執此婦人之見乎曰是事徐議之耳乃因地勢  
區輦泥土賜大番士以通運漕之道復以板倉勝重為奉行諸制  
盡因北條氏之舊而除其煩苛者國內大服吉之東下有諸人獻  
子忠政謂其父曰今日當被之者本多忠勝也乃賜之忠勝領而  
其胄以為榮乎亟還之秀吉之西還御本多重次無禮諷我罰之  
大納言不得已置之總小原潛給三千石時使人慰問之於我  
卒是月陸奧出羽寇起伊達氏陰助之蒲生氏鄉等來乞援於我  
彈正少弼西還途聞變亦來乞焉乃遣城秀康等來乞援於我  
從四月秀吉下任侍從秀次東伐使石田三成來請親出是歲世子敘  
守信吉封下總小笠原秀政萬石以故世子  
信康女妻小笠原秀政萬石以故世子  
辛酉天正十九年其質還會津秀吉得警報遣秀次赴討使石田  
卯九



三成促德川公會師聞氏鄉已定亂則皆途還聞月氏鄉來京師  
上狀秀吉奪木村氏封予之氏鄉又獻政宗通賊手書秀吉  
怒馳使召政宗政宗即發二月至日吾自分誅戮也作貼金磔柱  
使人揭前及詰問陳謝甚辨乃示其手書政宗佯愕曰其書甚  
肖特華押有微異者驗之果然秀吉即釋之先是南郡氏族九  
政實叛氏鄉與少彌攻而下之是歲五月復叛福岡城葛西莊  
內應之秀吉命秀次討之必期之使莫復萌命德川公助之曰  
命卿掌東北三道軍務其便宜從事乃奏以政宗為四位侍從與  
氏鄉俱為先鋒令少彌及堀尾吉晴監其軍因密諭氏鄉曰吾知  
政宗反計矣願彼膽略可愛故釋不問以安反側事平則奪其地  
奉命會師擊平莊內諸將遂圍福岡誘降政宗以下魁首三十人  
效之以迫秀次斬以徇焚殺其餘黨以秀吉命徙政宗於葛西大  
崎以其地加賜氏鄉并食百餘萬石遂巡視國內按據士民課東邊  
諸侯築城大崎以置政宗然後歸是歲四月大納言秀長卒以秀  
次弟秀俊為嗣襲其封十一月秀吉大獵於三河初秀吉定關西  
召松之下網賜邑於丹後及定關東更賜遠江伊勢之一萬石曰  
償攘金也日本外史二十卷關東氏三十九年正月八國將士皆  
賀正於江戶大納言親出至岩築聞亂平乃還勸伊達氏入謝  
月如京師二月天子賜之御香敕入朝觀花禁園三月東歸五月  
陸奧復亂六月秀吉復使人來請節度東北諸將七月親征井伊  
本多榊原各將一軍從焉八月軍於岩手九月盡定陸奧十月還  
江戶最上義光世主出羽山形通於織田豐臣氏大納言輒為說  
其名家使善遇之義光深德之於是精以其次子重藏守邊衛中  
將於是海內盡定將休息於無為而秀吉汰侈喜事諸輕銳小人  
承旨進說會其愛兒死欲用兵朝鮮以自遣浮田秀家首懲慝之  
乃讓關白職於秀次自稱大閭建行營於肥前使人來告我令來  
會焉伐木伊豆以造舟艦海內騷然諸將皆心知其非莫敢匡拂  
十一月月中將陞參議帶前職日本外史十二毛利氏先是輝元  
患吉田隘狹城於已斐十和漢年契豐臣秀次任關白  
九年成徙焉更名廣島

明史日本傳日本故有王其下稱關白者最尊顯時以山城州渠

信長為之偶出獵遇一人臥樹下驚起衝突執而詰之自言為平

秀吉薩摩州人之奴雄健躡捷有口辨信長悅之令牧馬名曰木

下人後漸用事為信長畫策奪并二十餘州遂為攝津鎮守大將

有參謀阿奇支者得罪信長命秀吉統兵討之俄信長為其下明

智所殺秀吉方攻滅阿奇支聞變與部將行長等乘勝還兵誅之

威名益振尋廢信長三子僭稱關白盡有其眾時為萬曆十四年

於是益治兵征服六十六州又以威脅琉球呂宋暹羅佛狼機諸

國皆使奉貢乃改國王所居山城為大閣廣築城郭建宮殿其樓閣有至九重者實婦女珍寶其中其用法嚴軍行有進無退違者雖子壻必誅以故所向無敵乃改元文祿并欲侵中國滅朝鮮而有之召問故時汪直遺黨知唐人畏倭如虎氣益驕益大治兵甲繕舟艦與其下謀入中國北京者用朝鮮人為導入浙閩沿海郡縣者用唐人為導慮琉球洩其情使母入貢同安人陳甲者商於琉球懼為中國害與琉球長史鄭迴謀因進貢請封之使其具以其情來告甲又旋故鄉陳其事於巡撫趙參魯參魯以聞下兵部部移咨朝鮮王王但深辨嚮導之誣亦不知其謀已也初秀吉廣徵諸鎮兵儲三歲糧欲自將以犯中國會其子死旁無兄弟前奪豐後島主妻為妾慮其為後患而諸鎮怨秀吉暴虐咸曰此舉非襲大唐乃襲我耳各懷異志由是秀吉不敢親行

辰十文祿元年北條氏景勝與前田利家首東山道進下數十城北條氏滅又與利家徇陸奧出羽文祿元年從秀吉伐朝鮮陣郡古邪二年景勝將兵入朝鮮築釜山城而歸○日本外史二十德川氏三文祿元年二月大納言命棟原康政輔參議處守而自將兵萬五千西行率伊達佐竹南部最上諸將會於肥前是月徙松平家忠於下總小美川以忍封下野守忠吉三月徙五郎信吉於下總佐倉各食十萬石尋封外孫奧平忠明於上野小幡四月浮田秀家等將兵入朝鮮七月大納言遙命松平家忠修拓江戶城參議如京師九月參議遷中納言進從三位十二月還江戶先是京師儒人藤原肅許秀吉避之肥前豐臣秀秋與之有故迎客之大納言聞其名延之幕中諮詢古道○日本外史十二毛利氏文祿元年秀吉發兵伐朝鮮毛利吉川小早川氏為後隊諸將在朝鮮連署稟事隆景花押點畫甚繁福島正則傍觀謂之日押字宜疏不宜密不然則臨死作遺狀不能速成也隆景笑曰大丈夫當橫尸原野何以遺狀為正則有愧色當是時浮田秀家石田三成等諸將在國都小西行長為先鋒進和漢年契春三月平秀吉遣據平壤平壤以南至國都城若相屬和漢年契春三月平秀吉遣小西行長加藤清正等伐朝鮮取之大敗明援兵獲史儒算日本十六德川氏前記豐臣氏中秀吉之在關東也遊於鎌倉觀源賴朝塑像進撫其背曰若我友也徒手取天下唯有吾與若而已然若承藉名族不如吾起人奴也吾欲遂略地至明若以為何如初秀吉為織田氏徇山陽請攻韓及明後常思成其志明主嘗與足

考十七後陽成

三

利氏修好而韓兩屬其間常奉朝貢於我及足利氏衰我西南海  
盜數侵明境明韓皆與我絕而海賈互市不絕我對馬島距韓甚  
邇島主宗氏世置吏於韓釜山浦至豐臣氏時明民或有來投者  
秀吉聞明主朱胡鈞失政武備不具益思窺之其定畿內以橋康  
廣嘗諳韓事擢為使者徵朝貢於韓不得要領而返秀吉疑其與  
韓有私族誅之及定西海宗義智送款焉秀吉命掌使事將伐關  
東遂遣義智與僧玄蘇往韓會琉球入貢秀吉屬其國求通於明  
曰明不聽我言我當發兵伐之琉球王尚告之明明不聽義智  
至韓韓王李暎乃使其大臣黃允吉誠一隨而入貢秀吉既至  
自伐關東見韓使者乃命史作書以答之曰日本豐臣秀吉謹答  
朝鮮國王足下吾邦諸道久屬分離廢亂綱紀阻格帝命秀吉  
之憤激被堅執銳西討東伐以數年之閒而定六十餘國秀吉鄙  
人也然當其在胎母夢日入懷占者曰日光所臨莫不透徹壯歲  
必耀武無比夫是故戰必勝攻必取今海內既治民富財足帝京之  
盛前古無超越人之居世自古不滿百歲安能鬱鬱久在此乎吾  
欲假道貴國超越山海直入於明使其四百州盡化我俗以施王  
政於億萬斯年是秀吉宿志也凡海外諸藩後至者皆在所不釋  
我前導因遣使幣帝甚嘉之秀吉入明之日其率士卒會軍營以爲  
使之私饗二人探其情實調信曰韓王得書疑懼誠一以爲虛喝  
之耳貴國蓋居閒和之誠一依違玄蘇厲聲言曰今日之議不  
得首鼠兩端不嚴海防天正十九年夏秀吉復遣義智責船在金山  
亦間之申嚴海防天正十九年夏秀吉復遣義智責船在金山旬  
餘不得報怒而返秀吉志益快秀吉初無子先是姬人淺井氏生  
出遊以外自遣一日登清水寺閣西望謂從者曰大丈夫當用武萬  
里之外何自悒鬱爲乃返大會諸將帥謂之曰吾藉諸君之力平  
定海內亦可以休矣特諸醜夷有阻王化者吾深羞之吾欲以邦  
治委內府而自將入朝鮮以其兵爲先鋒以入於明彼拒我則  
擊滅之遂自遼東直襲北京奄有其國多割土壤以予諸君使諸  
功臣皆厭其望不亦快乎我籌之已熟事非甚難諸君其能爲我  
出力耶諸將帥聘相莫敢異議對者浮田秀次也秀次曰殿下舉此無  
前之事誰不努力者眾莫敢異議對者浮田秀次也秀次曰殿下舉此無  
臣敘正二位於是秀吉奏請遣諸將分城於那古耶寢食乃議使秀  
造大艦數千艘於肥前以爲策應乃大城於那古耶寢食乃議使秀  
代往而自出陣肥前以爲策應乃大城於那古耶寢食乃議使秀  
月分朝鮮地圖於諸將部署其所嚮分西南四道兵爲八軍以嚮  
韓之八道主計頭加藤清正將第一軍攝津守小西行長將第二  
軍鍋島直茂相良賴定屬清正第一軍攝津守小西行長將第二  
長兩軍迭爲先鋒大友統正宗義智松浦鎮信有馬義純屬行  
高政伊東祐兵衛將第四軍福島正則長政將第三軍島津義弘毛  
須賀家政生駒親正將第六軍小早川隆景毛利秀包立花宗茂  
將第七軍毛利輝元將第八軍別置水軍以九鬼嘉隆脇坂安治  
加藤嘉明來島康親將之秀俊將藤堂高虎率大和軍屬馬水陸  
九軍總十五萬人織田秀信中川秀政石田三成增田長盛大谷  
吉隆槽谷武則片桐且元與淺野左京大夫將游軍六萬以備應  
援而秀吉自以秀俊及德川公前田利家蒲生氏鄉上杉景勝結  
城秀康最上義光佐竹義宣伊達政宗南部信直等畿內東北三

考十七後陽成

古

道將士十萬自衛以明年三月盡會行營秀吉乃上書乞骸骨讓  
關白職於秀次自稱太閤於是宗義智戒金山吏卒稍引返韓  
人來窺其府闕然無人乃驚怪修守備益急文祿元年正月秀吉  
召加藤清正賜之記幟曰吾伐毛利氏時先右府所賜也召小西  
行長賜之名馬曰以驅突髯虜清正素鄙行長不相當用藥囊自  
曰子用賜幟為號子號何用行長對曰我起藥商當用藥囊者從  
是益相隙也二月二十八日秀吉發京師或曰蓋以善漢文者從  
秀吉笑曰吾此行將使彼用我文耳四月至安藝謁嚴島祠投百  
錢祝曰吾而勝明者居多乃投皆面矣眾大喜蓋豫糊合兩錢  
也遂至那古邪諸軍會者凡五十萬人糧食稱之於是先遣水陸  
九軍發大礮圍而揚帆蔽海而渡至於風本阻風十日風稍定乃  
長與義智素諸海路潛拔其軍不告眾先發至豐崎平明諸將乃  
覺之清正怒而發風益甚不得進行長促能師發豐崎而進  
十三日達於金山守將鄭撥出獵聞警馳返行長隨攻其城  
立拔之生擒鄭撥遂分兵徇慶尚道陷西生多萊二浦斬多守  
將尹興信問其捕虜以要害城寨曰東北有東萊距此三十里行  
長謂其眾曰諸君戰疲當休然使東萊為備吾力不能下而諸將  
隨至則功奪於人矣宜急擊取之眾奮從之乃進攻東萊半日拔  
院韓兵據險拒之我兵攀山迴出其背韓兵願而潰韓巡察使金  
晬聞東萊急自晉州來援不及乃論諸郡縣避我兵清正後行長  
三日至金山間行長已前進切齒曰悔為豎子所先吾豈踐其迹  
乎乃轉取別路縱火慶州走其守將斬首千五百級轉鬪而進所  
繼上陸韓諸道競報警於國都韓王命李鎰申礮為大將使金誠  
一距慶尚右道金功距慶尚左道道行長方圍金海黑田長政援至  
川未填塹以陷之引兵出左右道之間絕其應援進陷尙州鎰已  
至尙州北觀城中火起遣騎來候行長望視之曰我且奪其膽潛  
使鎰走依橋下鎰之墮馬鎰軍動行長以大眾出張二奇兵劫之  
鎰駭走依申礮於忠州礮收忠清道兵八千欲守鳥嶺聞尙州陷  
不敵進兵不我於此吾知其險扼使輕卒先行周踐山谷無敵笑  
曰朝鮮兵不要我於此吾知其險扼使輕卒先行周踐山谷無敵笑  
為二擊申礮於外議進取其京畿清正取忠州而與清正會諸將皆至  
乃相見於城外議進取其京畿清正取忠州而與清正會諸將皆至  
先鋒當見屬僕也約束乎二人忿欲鬪諸將解之曰大敵在前何  
之不告而發亦出約束乎二人忿欲鬪諸將解之曰大敵在前何  
私鬪為鍋島直茂曰太閤令二公迭為先鋒今盡分道往聞道有  
二自南者遠自東者近近者有漢江之險唯二公所擇清正曰吾  
寧取險而近者矣議乃定行長聞使人先馳之漢江守將李彥誠  
清正遂發遇韓使李應彥於途捕之初行長獲蔚山守將李彥誠  
送書韓王招降之使彥誠去彥誠之報且召李德馨德馨嘗接我使  
子之太閤券書使返彥誠誠去彥誠之報且召李德馨德馨嘗接我使  
者也韓王乃遣德馨乞降途聞忠州陷使應彥先往謁之乃為清  
正所捕遂誅之也德馨走去韓已聞李鎰敗大怖而猶屬望申礮  
晦日有騎馳入都門民迎問對曰申總兵死矣關白軍將來矣都  
城大擾王與世子夜駕奔平壤告急於明遣王子徵兵諸道留都  
元帥金命元副元帥申恪以舟師扼漢江命元聞清正至措疑兵



通清正抵江無舟可渡立望北岸久之笑曰敵舟有鳧是無兵也  
令善泅者往取其舟以渡五月四日走都城南大門有兵守門視  
其旗幟皆小西氏號也蓋行長渡驪川走敵將元豪先一日自東  
大門入王已遁矣清正益怒居十餘日諸將皆至秀家自居國都  
使諸將各圖進取命元誅之會咸鏡南道兵使李暉來援恪與浮田  
元怒格違節度請王誅之遂斬恪王聞捷遽赦之不及乃遣申碩及  
氏兵戰大破之而命元遂先鋒與長政合兵軍津南相持十餘  
韓應寅助命元守津北我兩先鋒與劉克良止之不聽而渡應寅  
日伏精兵而佯卻碩欲追之其裨將劉克良止之不聽而渡應寅  
亦濟遇伏驚走三將返擊大破之擒碩及克良其兵死傷若溺者  
萬餘人命元應寅走歸平壤我軍乃濟至安城驛乃探關定軍所  
向行長得平安道清正得咸鏡道而長政得黃海道皆引兵北入  
而韓將李洸尹國馨金晬以全羅忠清慶尚三道兵五萬騎入援  
破之當是時自國都至釜山數十城烽火相應皆為我兵所守以  
與行營通聲息秀吉乃遣石田三成增田長盛大谷吉隆引游軍  
六萬赴援伊達政宗亦請而往三奉行入韓宣令衰功行長既徇  
平安至大同江遺書於平壤復召李德馨使平調信玄蘇相見江  
中招降之議不諧二人曰若主第導我伐明不則併夷滅之乃還  
六月韓王雷左相尹斗壽元帥金命元守平壤而自走寧邊欲入  
咸鏡間清正在焉乃走義州令右相柳成龍發兵益於命元固守  
以疎明援兵命元與行長等夾江相持伺我兵稍怠夜遣精兵濟  
襲之行長叱眾起令義智絕其後擊破韓兵韓兵亂淺而走行長  
平壤平壤以西莫復支者自鴨綠江至明北京不過百餘里吾之  
全軍卷甲趨之使彼不及備可以得志矣秀家與三奉行答曰全  
羅江原三道未定我未可深入我水軍將循全羅而北會於黃海  
然後水陸並進是萬全之策也乃分諸將守國都平壤開諸城大  
友義統守鳳山黑田長政守白川小早川隆景守開城以備應援  
之遂出望羅藤堂高虎軍節度使李舜臣以飛船赴之奪其百餘  
艘上島焚虜營全羅水軍節度使李舜臣以飛船赴之奪其百餘  
巨艦挑戰將集飲於毛利勝信營議進戰脇坂安治曰先以大船  
而奪之者宜然後奪其船加藤嘉明曰是劫而去之非挑而奪之挑  
欲戰也安治曰此小事至重一敗則陸軍亦不能振子胡猖狂乃不  
嘉明怒高虎居間和事如信曰諸公受命於千里海外忠告不隱  
務利公事太閤多良臣如此何憂於戰因酒數行九鬼嘉隆  
曰今夜三鼓解纜且日進戰船之大小隨宜耳嘉明潛起如廁招  
其軍吏先期而進比曉以走舸三艘直衝敵列艦奪其二十艘諸  
將繼進舜臣卻我軍追之入洋中舜臣乃縱敵左右翼以巨艦擊碎  
我水軍我水軍親死之安治苦戰亡其眾而退舜臣因屯山以距  
聞秀吉兵入韓則恐會其國西北邊有亂大將李如松率諸軍屯  
寧夏國屏在韓明主召其大臣問韓當援否大臣曰和窺明久矣  
而明之屏在韓韓先被和兵而明不援韓且折而入和窺明久矣  
分利於明合兵戮力以出遼東則勢如建瓴水於屋矣顧韓民畏

和兵而心不服焉我遣一將助韓王以招聚之因其力以捍禦東  
北其名以明援韓而其實以韓援明也明何患於和哉明主從之  
遣其將祖承訓史儒算將援韓而下書於琉球暹羅為侵和之勢  
以糜秀吉使其勿航海西北嚮會大廳有疾謂秀吉已航海也憂  
疑疾篤秀吉聞之馳歸覲之至則已薨當是時承訓儒算既入韓  
二將皆遼東勇將數與胡戰有功甚輕和人和人前掠明疆者皆  
海盜甲仗傲惡明人狙見之以為豐臣氏兵亦如此也於是至嘉  
山問韓人曰平壤和兵無乃走乎曰否承訓舉酒祝曰天使我成  
大功也進舍順安營未定行長偵知夜遣輕卒劫其營營亂乃笑  
曰此虜亦易與耳明日自往與明軍戰於安定旗幟偉麗人馬皆  
被鬼頭獅面明馬駭行長麾兵蹂之儒算下馬鬪中丸斃時霖雨  
我兵迫明人於淖擊塵之承訓挺身而走行長因投書韓王曰王  
蓋導我伐明明當我兵猶羊羣放一虎王所知也今遼東既無明  
雙騎而我舟師十餘萬又來自西海未可知大駕將復何逃也當是  
時韓猛將精兵多在咸鏡道而為清正所阻不能來援韓王清正  
之入咸鏡道也虜安城民三人使先導二人辭清正立斬之其一  
人懼從之至永興聞二王子遁咸鏡北道則大喜留直茂賴定守  
永興而自以其輕兵日行數百里至鐵嶺踰而北北道兵使韓克  
誠以六鎮驍騎逆清正於海汙倉北兵善射憑平地馳突我軍多  
步兵不利卻會日暮收入倉內韓兵沓至圍之矢下如雨清正排  
倉粟為城發銃拒之應手斃千餘人韓兵退上鐵嶺而陣欲待旦  
戰清正夜分兵數千環敵而伏旦大霧克誠將下嶺而我兵四面  
齊起大破之追北至鏡城又大破之遂擒克誠縱火焚城聞二王  
子在會靈府經而世之守韓者北也

食清正許之欲自入城將校皆諫曰吾窺府內虜人填咽我以寡  
兵入恐有變也清正曰虜何能為吾已失王不可又失王子即有  
變吾與王子決死毋憾也乃與十餘騎入城令饋者數十人人執  
一器隨而入韓人危疑張弓環清正清正叱之韓人捨弓拜於是清  
能解清王自開襟當箭取印於懷印紙示之韓人捨弓拜於是清  
正拘王子及其大臣黃赫金貴榮等使人護送之鏡城乃問景仁  
曰朝鮮北境盡於此乎對曰然曰北鄰何國曰兀良哈清正乃以  
八千人進入其境攻一城拔之既夜下令曰勿釋甲夜半胡騎大  
至我兵力戰走之清正曰虜不意我至我一捷足以報太閤矣乃  
收其貨寶引兵南還胡騎躡之清正自殿而退終至海濱西南望  
得高山韓捕虜曰富士岳也清正下馬免胄而拜謂其騎曰自吾  
解太閤謂日西北行矣今望岳於西南覺吾行遠也乃歸曰自吾  
輒擊卻之主亦聞清正已略定咸鏡恐其與行長并力來襲也益  
告急於明明既得承訓敗聞舉朝震驚大司馬石星說明主曰秀  
吉兵乘勝而遠鬪未可與爭鋒且寧夏未平復有事於遼東不若  
且議和以紓禍也因薦沈惟敬惟敬越人慧黠有辯口遊燕與燕  
倡家僕鄭四善鄭四嘗在對馬惟敬以故略知和事徵幸富貴其  
友袁茂嘗納女於星因知惟敬召而與語大悅遂薦之於是明  
主以惟敬為游擊將軍多齎金帛往說我軍投書平壤卑辭乞和  
行長與宗義智見惟敬於城北曰明即欲和宜使使濟海因徵數  
條惟敬盡順其意曰歸取報五日復來乃請界平壤西北十里  
和韓俱不相踰行長許而遣歸告狀於秀家於是我兵在平壤者

考十七後陽成

不復西下而韓兵竊發諸道沈岱者募兵朔寧計復都城秀家攻而斬之鄭湛邊應井亦聚兵全州筑紫廣門自慶尙入全羅與湛應井戰熊嶺斬之而全州未下九月應井弟應星敗石田三成於馬灘元豪敗蜂須賀家政於龜尾浦遂攻毛利高政於春川高政伏兵擒豪遂定江原銅島直茂相良賴定在永興取德原咸興等七城移守咸興清正自鏡城以諸俘虜還至蓮下會韓兵二萬扼梁養山清正擊破之走其將梅天直茂賴定迎之相見於橋中賀其無恙時已十月矣清正返軍安邊乃修金山橋州諸城相與協心按據韓人當是時諸將稟事秀吉使舸交於海中是月秀吉復奏請赴行營天子詔曰征戎之事一任將佐勿輕濟海秀吉拜謝而行十一月直茂以三千人與韓將李布得兵三萬戰於咸興北走之斬首千餘級清正盡收咸鏡二管遂議自北道長驅入遼東未果行長亦以惟敬過期不至乃怒下令軍中曰皆修行具吾將飲馬鳴綠江也義州聞之荷擔而立韓王飛書告明羣臣議曰惟敬說不可信秀吉殊無退兵意曩者以暑溼取敗今天寒馬肥宜出兵也胡鈞猶未決懸令有能獻奇計復東藩者購萬金封伯爵襲之子孫莫敢應者眾推少司馬宋應昌曰應昌去歲上書言秀吉必來是知兵矣胡鈞遂拜應昌為都御史經略東北劉黃裳袁黃為贊畫而選將兵者李如松稱材武天下無雙會其平寧夏而旋則拜為大將率六將軍東拒秀吉期以十一月發北京獨大司馬猶持前議復遣惟敬至平壤伺秀吉意惟敬留平壤城中與行長密定議以去而如松等大兵已至遼東惟敬要之於路曰媾將成矣和約棄平壤界大同江而退如松方銳意立功弗擇惟敬言欲執而斬之應昌諍曰直舍北則魯敗而韓亡

韓相所摘發皆就拘縛以故不知明軍至

明史日本傳二十一年四月遣其將清正行長義智僧元蘇宗逸等將舟師數百艘由對馬島渡海陷朝鮮之金山乘勝長驅以五月渡臨津掠開城分陷豐德諸郡朝鮮望風潰清正等遂逼王京朝鮮王李昫棄城奔平壤又奔義州遣使絡繹告急倭遂入王京執其王妃王子追奔至平壤放兵淫掠七月命副總兵祖承訓赴援與倭戰於平壤城外大敗承訓僅以身免八月中朝乃以兵部侍郎宋應昌為經略都督李如松為提督統兵討之當是時寧夏未平朝鮮事起兵部尚書石星計無所出募能說倭者偵之於是嘉興人沈惟敬應募星即假游擊將軍銜送之如松麾下甲乙賸言沈惟敬以落魄僑寓燕中寓旁有間屋使賣水擔子沈嘉旺居之嘉旺本樂清趙常吉家蒼頭幼為倭奴所掠載還日本

考十七後陽成

大

凡十八載泛海而還還復走燕依趙趙無所用之故賣水以自給  
惟敬暇則時時從嘉旺談夷中情俗雖器什鄉語無不了悉會石  
大司馬經略東事而石寵姬之父袁某恆從惟敬游惟敬日與袁  
言夷中事若身至之者袁以告石石遂召與相見與語大悅遂奏  
授遊擊將軍奉使日本而有封貢之說矣惟敬妻陳氏名澹如本  
故娼也惟敬既遠使石每到門慰藉至以沈夫人呼之真可謂能  
下賤矣第下非其所當下為可惜耳

癸二十文祿二年和漢年契春三月小西行長棄平城明遣使乞

和還王京縱王子日本外史十六豐臣氏中二年正月朔如松至

日沈游擊至和議成矣行長喜亦使一將以二十人會順安大受

誘與飲酒伏起二十人搏戰亡其三人走還平壤行長大驚丹波

人內藤如安為行長侍史冒小西氏稱飛彈守於是行長命如安

往詰如松如松慰解遣還而六日以諸軍薄平壤行長與宗義智

等急修守備馳使告急鳳山使者未歸如松已先鋒攻含毬門

欲立奇功償前敗知我易韓人也令其兵皆尙韓裝故路阻不進

行長以為韓人也專拒西北自率銃手擊卻如松如松益用大礮

火箭毒煙蔽城我兵殊死戰承訓則脫韓裝露明甲鼓譟而登行

長驚急分兵拒之而西北即陷行長退保壯丹臺明軍四面攀堞

我兵力拒刀槍攢垂堞如蝟毛明兵死傷數千人不能拔退營城

外行長將木戶某說曰鳳山兵不來援吾以孤城抗大敵終不可

支盍退合於諸將以圖再舉行長然之即夜潛率眾出城至江

冰方合蹈而渡至鳳山大友義統已遁之即夜潛率眾出城至江

聞敗引兵迎行長代殿而退明軍不敵追躡終至國都韓人聞之

所在並起以應明軍宋應昌等謀曰秀吉將帥皆萃王城而加藤

以譯說清正曰和無故攻韓韓告急於明明皇帝遂其兵令琉球

韓復平壤復開城遂復國都擒浮田小西盡逐其兵高義使使臣

諸國壓和境而足下猶守韓欲為誰乎皇帝聞足下高義使使臣

為報告之為足下計莫若速返韓王子收軍歸和否則明軍四十

萬驅韓兵而東直萃於安邊足下雖欲服明得乎清正使侍史答

之曰清正知奉國命而戰不知聽明命而和也歸語明主我有敵

甲淵兵近苦無事貴國來伐已聞命矣而咸鏡之途險阨騎不可

此行卒不得成列兵之來日一二萬而已吾迎而擊之日殺一萬

四十日殲之可以復命矣仲纓走歸當是時明軍乘勝鼓行而

駕於海東清正可以復命矣仲纓走歸當是時明軍乘勝鼓行而

東國都將吏令大同以東諸城撤守來會諸城皆聽命獨小早川

隆景與毛利秀包立花宗茂弗肯曰吾輩竭力報國固在今日且

考十七後陽成



明軍勝而驕易與耳三奉行促之甚急乃退未至王城三十里而  
軍明軍進入開城遂渡臨津查大受為其先鋒值宗茂於礪石嶺  
宗茂擊破之斬百餘人如松乃盡引其軍而至隆景以三萬人邀  
擊於碧蹄館大戰良久宗茂與秀包橫擊之如松初以火器襲平  
壤一戰得志謂和兵不足復畏乃輕進不具銃礮以短兵接戰我  
軍兵銳刃利縱橫擊人馬皆倒莫敢當其鋒我兵呼聲動天遂  
大破明軍斬首一萬幾獲如松追北至臨津濟明兵於江江水為  
之不流如松痛哭徹夜聚敗軍退入坡州韓將相請其再進不肯  
時天雨冰釋如松託言坡州多泥不可為營遂退入東坡二月猶  
雨而明人多病斃我兵縱火而進如松退入開城遣人還明稱病請  
代而韓人寇我者不衰我兵在幸州者亦為韓將權慄所敗秀家  
等乃使使召清正清平橋中寇斬首虜三千餘級與直茂賴定  
皆之使使召清正清平橋中寇斬首虜三千餘級與直茂賴定  
懼雷諸將守臨津而自退入平壤秀吉使毛利秀元加藤光泰細  
川忠興等七將赴援三月攻晉州城險韓王之奔置其重器  
以精兵二萬守之七將皆大敗退入都城等軍臨津南絕我糧  
仰食焉查大受李如梅潛兵火倉而金命元等軍臨津南絕我糧  
道已而我與明軍皆大疫三奉行以糧竭欲退守金山光泰曰糧  
明寧食砂國都不可棄也清正亦爭之曰吾以孤軍破強胡數萬  
明韓兵何足為意何不奪其糧三奉行曰公宜往奪不得取助於人  
惟敬赴北京報曰秀吉欲封日本國王如足利氏故事耳因與石  
星定議來韓都城厚賂行長曰太閤歸韓俘則割慶尙全羅忠清  
三道封為王行長等素不學不諳封王故事以爲王

行皆懷歸乃報秀吉曰明人欲尊殿下為皇帝秀吉乃許和惟敬  
請解都城兵諸將乃焚城更殿而東如松乃肯進韓相柳成龍請  
尾擊之乃遣李如柏等萬餘人觀我陣整不敢逼諸將至慶尙起  
蔚山東萊金海巨濟等十八屯以埃秀吉令明主以孫鑑代宋應  
昌遣劉綎吳惟忠等分守星州居昌諸城而使謝用梓沈一貫沈  
惟敬來謁秀吉於行營秀吉饗明使者還之遣小西如安與偕放  
還清正所俘二王子大臣以下以大夫義統不救行長罰奪其封  
遂令在韓諸將屠晉州以償前敗六月諸將合兵圍晉州城兵益  
熾我軍填壕蒙竹楯仰攻城上矢石如注清正造龜甲車牛革包  
之載以死士窶城足樓櫓崩折清正與黑田長政先登諸將繼之  
斬城將徐禮元金千鑑等慶六萬餘人夷城池而返醜禮元首獻  
之行營仍屯故地韓主大驚訴之明李如松令沈惟敬來見行長  
曰公等許和未十日有晉州之事何也行長怒曰汝請和而明兵  
入韓者益眾何也惟敬語塞去至北京請石星召還如松以下獨  
畱劉綎吳惟忠等萬人明主疑如安不敢納舍之遼東秀吉亦以  
如安久不還意惟敬欺己日夜謀議軍事黑田孝高私語同僚曰  
吾聞外征諸將有威無恩所過無不殘滅夷民逃匿野無青草是  
得其地果何益哉且聞兩先鋒爭功相鬪法令牴牾眾莫知所從  
而浮田宰相不能制之夫浮田非統馭之才也能堪此任者非德  
川則前田若孝高而已秀吉側聽而首肯之已而大召諸將會議  
行臺曰朝鮮之事如今日狀則何時定乎迺公不可不自往也吾  
畱家康使守吾邦無復所慮焉今舉國內兵雖少猶可得三五  
萬因願諸將曰利家汝將五萬曰氏鄉汝亦將五萬吾親將十五

萬為中軍左右汝二人掃蕩朝鮮直入於明疾具兵艦吾意決矣  
德川公弗憚謂利家氏鄉曰二公擢於羣中榮孰大焉僕少小事  
弼進曰德川公勿復言臣視殿下近狀彼為野狐所憑爾秀吉佛  
然扣刀而踞曰吾為狐憑有說乎無說則死少彌對曰有說也饒  
使無說臣固不辭死且如臣等頭雖到千百何足惜乎顧天下纔  
定瘡痍未愈人人希休息無為而殿下乃興無故之軍以殘暴異  
域使我父子兄弟暴骸骨於海外哭泣之聲四聞加之州之寇賊  
雷動風起雖有德為安得鎮定之乎是其所所以願外征爾臣恐  
殿使下舟師未達金山而根本之地已為他人所據是勢之最易觀  
者且舍諸欲以臣罵君不可也殿將拔刀斬之利家曰鄉進擁之曰  
吾等在此苟欲行誅戮不必勞親手因斜脫少彌曰可去矣少彌  
乃徐起還舍待罪數日有上變事者肥後賊梅北舉兵取佐數城  
秀吉大驚急召少彌謝曰吾甚慙於汝也命汝兒幸長為大將往  
定肥後因命德川公以其將本多忠勝助之未發肥後人斬梅北  
來獻乃止命少彌按定其國滅韓成卒八月淺井氏復生男秀吉  
大喜使前田利家攝軍事而自歸大坂命所生男幼字奔丸長曰  
秀賴韓王乃敢歸都城清正喪其俘心甚弗憚又知和議必不成  
十一月進攻安康大破之虜尤畏清正呼曰鬼上官時韓野多尸  
虎狼羣至我將士雷成者因大獵之殺獲無數檻其尤大者以獻  
馬○日本外史卷之二十一  
行營議以為元帥不堪其任堪其任者新田公否則前田利家若  
孝高而已秀吉又慮功不成而有內變會諸將宣言欲自與前田  
利家蒲生氏鄉將三軍入朝鮮而留大納言守國大納言即奮辭  
色願從行彈正少弼極諫秀吉怒欲手斬之諸將救而止秀  
吉斥少弼不許見會肥後起秀吉乃悟大納言攜少弼入謝令  
少弼造金幣獲罪大夫討寇以本多忠勝助而平之淺野氏嘗坐其  
臣僞造金幣獲罪大夫討寇以本多忠勝助而平之淺野氏嘗坐其  
親善八月秀吉獲罪大夫討寇以本多忠勝助而平之淺野氏嘗坐其  
自東皆往賀之豐臣氏將吏在朝鮮竊懷歸志罔蔽秀吉曲成和  
議○日本外史卷之二十一  
○日行長殿而退如松走大友義統亦棄城走秀包與黑田長政將兵  
迎隆景守開城獨不肯還曰諸君皆去吾當獨留吾受命外征固  
不期生吾老矣願與明人一戰使明人知日本有小早川隆景者  
也即敗死喪一老翁何損於國哉秀家等促之再三隆景不得已  
而還與秀包元康及立花宗茂三將合兵二萬未至國都三十里  
而陣數日候騎報曰如松兵既至碧蹄驛蓋十餘萬騎矣隆景曰  
足試我武矣乃奮莫不一當百三將自左右夾擊之明軍遂大  
敗如松墜馬隆景將井上某縱之不中與其將李有聲鬪而斬之  
如松入開城視其所失亡痛哭徹曉遂退軍三次明軍大沮明人之

乞和於我本於此戰也四月和成國都諸將欲撤還恐虜兵追躡  
羣議不決隆景倚柱而睡石田三成喚起問計隆景曰縱火焚城  
更殿而退何虞之有從之全軍而還六月輝元春隆景日之相語曰  
諸將俱攻晉州拔之秀元清子也其幼元春隆景日之相語曰  
何酷肖先君也時秀吉欲以其外甥秀秋為毛利氏後或以告隆  
景隆景素知秀吉畏忌且且不屑受其封欲返致及聞是言竊度  
曰不可使他日秀吉從容問之曰參議齡強而無嗣何如隆景對曰  
其弊已而秀吉從容問之曰參議齡強而無嗣何如隆景對曰  
既養德田氏子矣秀吉憮然曰吾未之知也隆景使人馳告輝元  
使立秀元遂請秀秋為己子秀吉喜許之乃讓與之筑前而自老  
於三原秀吉始伐韓之年自肥前航歸大阪過大浦舟人謀逆故  
觸舟於礁殆溺秀元以走舸救之秀吉梟舟人挈秀元入京師奏  
有外征之命年甫十五遂正親町帝崩淀君生秀賴

明史日本傳明年如松師大捷於平壤朝鮮所失四道並復如松  
乘勝趨碧蹄館敗而退師於是封貢之義起中朝彌縫惟敬以成  
款局事詳朝鮮傳

甲二十 文祿三年和漢年契築伏見城四裔編年表架千柱大橋  
日本外史十六豐臣氏出三年正月大城於伏見與卒二十五萬  
人將帥萬石以上皆助役三月秀吉與秀次及德川秀康

吉野四月浴有馬滿泉是年加藤光泰率兵在日三原以朝  
議不合隙光泰甚深遂毒之也嗣子貞泰猶幼徙邑美濃以甲斐  
賜淺野氏當是時韓成未徹韓主數促明定和十月明主召如安  
石星命沿道供帳十二月至燕星就拜於其館待以王公禮厚賂  
之使曲成其媾如安諾之居數日明主延見之如安騎而入至闕  
衛士呵下之如安昂然不入見明主明主令諸將相大臣會於  
左關悉問秀吉意如安所答勉副星意明乃定封王議遣正使李  
宗誠副使楊方亨以沈惟敬為導惟敬望且難星曰前約七事  
今止封冊封必不成星弗聽如安與三使皆發○日本外史二十  
德川氏三三年春秀吉大城伏見課諸國助役大納言令榊原康  
政論管內將士貨徭錢出役丁尋自西上監視秀吉要之共遊吉  
野四月承井直勝敘五位為右近大夫大納言之在肥前秀吉過  
其營與語直勝出進若秀吉問知其名曰是往年獲池田者乎因  
問大納言曰爾時吾與卿對壘卿何以不來戰秀吉拊掌曰吾誠置餌兵  
樂田兵夾擊之也抑公亦何以不來戰耳諸將傍聽者皆悅服秀吉  
於壕欲埃卿來夾而殲之故不往戰耳諸將傍聽者皆悅服秀吉  
於是來請冒直勝以豐臣氏遂有斯命大納言二女適北條氏而  
寡秀吉自媒再嫁於池田信輝子輝政以釋其憾次年又以三女  
嫁蒲生氏鄉子秀行九月大久保忠  
世卒子忠鄰嗣守小田原兼世子傳  
乙二十 文祿四年和漢年契秀次自殺日本外史十六豐臣氏出  
未三 文祿四年和漢年契秀次自殺日本外史十六豐臣氏出  
子秀行嗣尋徙之下野以會津封上杉景勝三月伏見城成秀吉  
徙居以埃明使者置淺井氏於淀世呼淀君既生秀賴而秀

次無避位之意以故秀吉城伏見欲以讓秀次而予秀賴以大坂  
也秀次為人頑放其畱守聚樂淫虐日甚漁色不論貴賤右大臣  
晴季女新寡而有孤女秀次并取母子嬖之上皇崩而數日出獵  
手刃近臣夜出戕行人自櫓上銃人為戲至欲剖孕婦世呼曰殺  
生關白以殺生與攝政音相近也田中吉政為其傳數諫之乃託  
事遠吉政高說之曰殿下行營也外議以為秀次當代行而無行  
意黑田孝高說之曰殿下之威靈可謂甚矣文武之轂相擊於門  
天下士民視其喜怒以為慶弔殿下知其故乎秀次曰吾為關白  
故耳曰否殿下不以太閤為叔父則能得為關白乎夫太閤年已六  
十猶枕戈而眠而殿下恬然獨縱嗜慾何不自省乎夫位極乎人  
臣而望不厭於天下怨之所萃茲之所乘也臣竊為殿下危之為  
殿下計者宜赴那古耶代統軍事太閤已倦兵事必喜許之立功  
自固誰得動之願殿下熟思之蒲生氏鄉亦勸其濟海自請為其  
先鋒秀次皆弗納賴石田三成增田長盛與之有卻希秀吉旨數惡  
疑被廢益不聊賴石田三成增田長盛與之有卻希秀吉旨數惡  
之初常陸介木村重茲有寵於秀吉而為三成人厚贈諸侯伯而與之  
誓三成長盛因取怨多也每出遊取秀吉使三成長盛及前田玄以  
就詰問之秀次大駭獻誓書七月秀吉意稍解翌夜重茲乘婦人  
車入聚樂盡漏而出三成偵知以告比曉秀次亦獻萬人所擬誓書  
朝參欲因劫為質嗣子走歸伏見毛利氏亦獻萬人所擬誓書  
吉大怒使使召秀次秀次愛將吉田修理請假萬人所擬誓書  
聽遂赴謁不許見命放之高野附僧興山監守焉興山南征時首  
納款者也於是奏請刑秀次在官爵廢為庶人三成勸秀次殺之  
命也正則還獻秀次首秀吉愕然曰山僧無情三成請而梟之京  
師併其妻兒姬妾三十餘人皆斬之瘞之一坎名曰畜生家毀聚  
樂徙諸邸第於伏見召賞吉政分秀次地于福島正則以清洲誅  
夷木村重茲以下重茲有遺腹子曰重成其母嘗乳養秀賴以故  
秀吉召祿重成任長門守以隸於秀賴三成既誅重茲遂誣伊達  
最上氏黨秀次有匿名書曰伊達最上欲分豐臣而霸秀吉笑曰  
歸三成所為耳乃皆釋之淺野左京大夫書記芹川藤助者亡命  
利家為白其冤秀吉捕鞠藤助得實乃還於淺野氏礫之先是天  
納言秀俊卒秀俊亦昏暴嘗觀蜻螟瀑命左右自投於湫左右與  
之俱沒無嗣國除以郡山予增田長盛以藤堂高虎為今治城主  
○日本外史二十德川氏三四年大納言中納言少將共在京師  
大饗秀吉秀吉既生秀賴欲廢秀次秀次素淫虐石田三成增田  
長盛等從而構之五月大納言東還畱中納言於京師戒之曰秀  
次將及禍即來誘慎勿應之七月秀吉自伏見使京師就聚樂  
第詰秀次秀次誓而遣之以事已迫欲取我中納言為質因拔我  
兵自援即夜五更使人來言曰關白欲供朝餐請速來井上利勝  
答曰世子未起當竣起告之使者去利勝告大久保忠鄰忠鄰使  
之奉奔伏見從者六人議取間道利勝直由大路南馳使者復來  
促忠鄰故畱之度中納言已遠乃出見曰世子早有茶會之約赴  
於伏見秀次聞之大悔秀吉見中納言來悅曰真新田公之子也  
乃以書告變江戶大納言即發途聞秀次已被殺兼程而至秀吉  
大喜秀吉素嗜刑殺及老喜怒不測至治秀次獄尤極慘酷三成



既陷秀次遂欲連累諸將異己者誣伊達政宗為反黨秀吉大怒  
欲徙政宗於伊豫政宗在京師第使人往伏見就請大納言營救  
大納言不答賜使徒伊豫餒於魚平死京中餒於狗乎必居一焉因  
言也且若輩欲使對詰問政宗政宗便服出迎言曰臣僕從皆曰失累  
召而前之大驚使對詰問政宗政宗便服出迎言曰臣僕從皆曰失累  
聞之國飄泊客土不若死也臣制止之輒斥為怯夫在日下者猶  
如此雷在國者不審其為何狀使者還報秀吉患之會大納言親  
往申雪事遂得釋最上義光女嘗侍秀次及敗併被殺三成又誣  
權無復忌憚獨畏德川氏九月我中納言以秀吉寵之益甚三成專  
井氏有二姊秀吉自取其長者生秀賴稱淀君少者嫁京極高次  
後稱常光皆故織田信長外姪也秀吉夫人淺野氏稱北廳極高次  
附淀君加藤清正福島正則等為北廳親屬不敢附清正與行長  
並為外征將爭功相惡內旨各有所助及秀賴生諸將益黨淀君  
大納言亦與之有**四裔編年表禁邪教**日本國志文祿四年豐臣  
姻戚而獨禮北廳**四裔編年表禁邪教**日本國志文祿四年豐臣  
的連及其徒二十餘人械送長崎磔之始禁祓教然既所在蔓延  
不能驟改就刑者甚眾又云初天正十五年秀吉議毀南蠻寺或  
請斬其人秀吉曰不若放還命密捕教徒高山友長小西行長泄  
其情皆遁匿僅獲四人遂逐伴的連定法五章曰禁祀天主曰禁  
毀神社佛寺曰限教士二旬出港曰禁說教不禁通商曰所  
絕在教士商民皆備其罪然教士皆逐不不禁通商曰所

申四 慶長元年和漢年契明遣使來不報

已入韓境疑懼不敢進請我撤兵諸將不得已約成於金山未肯  
濟海歸李宗誠貴族子日夜思歸惟敬因欲逐而代之慶長元年  
正月小西行長歸告和成惟敬私從之以地圖兵書蟒服及燕代  
良馬三百匹獻秀吉而去休宗誠曰和敗矣秀吉兵將來我輩  
四月宗誠遁去揚方亭問計於惟敬惟敬曰有兩語汝慎記之舉  
我大明奉承日本而已明主遂以方亭為正使惟敬副之多出金  
帛資惟敬齋封冊促往因令韓發使韓以和議未固依違不從獨  
使黃慎朴弘長從之刻日發五月秀吉以秀賴朝見詔敘秀賴從  
三位任右近衛中將六月明韓使者濟海我諸將乃雷兵金山而  
凱旋行長嫉清正清正惡於三成而行長善之與俱譜之清正至  
伏見秀吉不許見乃就增田長盛請申救長盛曰予宜謝於治部  
清正曰吾死不能見乃歸第竢命七月京畿大風霾地大震伏見城  
壞壓死數百人清正曰吾寧犯罪不可坐視乃從卒二百入省秀  
吉秀吉與夫人席地而坐日清正呼其幼字曰阿虎若來何速清  
正因前訴冤畫地而語陳其軍勞秀吉顧謂夫人曰彼肥哲丈夫  
今至自朝鮮何驚且悴也乃命守其門三成以下踵至不得入有  
傳命者特納三成清正大聲令其卒曰使短小佞豎入且日秀吉  
召見清正推問海外戰狀泣下曰阿虎襁褓育於我乃類我也遂  
愛遇如故時震仍不止德川公夜率兵入衛秀吉曰不知皇宮何  
如吾當與卿省焉乃遽出從者未屬德川公以兵擁之而行道  
路昏黑德川公從者有掣其袖者公不顧秀吉談笑而行脫刀  
授之曰吾老矣覺刀之重矣以煩卿也公不敢執乃授井伊直政

後陽城

已而秀吉從兵踵至遂入朝還過方廣寺前見大佛倒裂罵曰我  
為若不憚勞費將使若濟度眾生今己身且不能保何負我也因  
呼弓射之還乃修伏見城更作牙城於木幡山八月明韓使者共  
至界浦二十九日造伏見秀吉使柳川調信責韓使者曰吾收兵  
而汝國未獻三道今又不使王子來謝再造之恩乃遣微者辱我  
我不許汝入城諸將帥皆坐頃之秀吉問幄而出侍衛呼叱二使  
延明使者入城視捧金印冕服膝行而進行長助之畢禮三日饗使  
者既罷秀吉戴冕被緋衣使德川公以下七人各被其章服召僧  
承兒讀冊書行長私屬之曰冊文與惟敬所說或有齟齬者子且  
諱之承兒不聽乃入讀冊於秀吉之傍至曰封爾為日本國王  
王則王何待髯虜之封哉且吾而為王如天朝何乃召行長謂讓  
日汝敢欺罔我以爲我邦之辱吾將併汝與明使者皆誅殺之行  
長股栗譔罪於三奉行出書牘數通爲證承兒亦救解之事纔得  
止而秀吉怒未釋即夜命加藤清正太谷吉隆石田三成增田長  
盛逐明韓使者賜資糧遣歸使謂之曰若亟去告而君我將再遣  
兵屠而國也遂下令西南四道發兵十四萬人以明年二月悉會  
故行臺柳川調信私屬黃慎曰太閤意已決矣速獻三道使王子  
來謝不則責國復被禍矣惟敬猶疑其虛喝已而見沿道治兵狀  
則大驚奔去秀吉初養夫人姪秀秋爲子出嗣小早川氏於是  
爲大將以浮田秀吉家毛利秀元副之以黑田孝高充其參謀以清  
正行長充其先鋒使行長立功自償諸將皆前役所遣已諳海外  
事道以教秀吉不復觀出百精狀見遂授新略置東於郡古郡以

常非可日隊卒望敘納西丁  
又吾以內十二月復從言五  
令以此藤二月大從三爲十  
井職承月徵復從三爲十  
伊職承月徵復從三爲十  
本職承月徵復從三爲十  
多職承月徵復從三爲十  
榊職承月徵復從三爲十  
原職承月徵復從三爲十  
石職承月徵復從三爲十  
川職承月徵復從三爲十  
平職承月徵復從三爲十  
岩職承月徵復從三爲十  
五職承月徵復從三爲十  
將職承月徵復從三爲十  
更職承月徵復從三爲十  
番職承月徵復從三爲十  
伏職承月徵復從三爲十  
見職承月徵復從三爲十  
頓職承月徵復從三爲十  
於職承月徵復從三爲十  
藤職承月徵復從三爲十  
杜職承月徵復從三爲十  
以職承月徵復從三爲十  
備職承月徵復從三爲十

西元官爵爲秀吉女婿是年復伐朝鮮以秀秋秀元統諸將六月  
輝景病卒年六十二隆景爲秀吉所重參其大計而持己慎密議  
間不入秀吉嘗欲徙封毛利氏於九州隆景辭曰八州已多况增  
一乎恐不能勝也且先人所戰而取不忍棄之秀吉乃止及退  
老以誦吟自適以至於沒○日本外史十一武田氏上杉氏是時  
上杉氏所領歲入可三百萬石秀吉心畏惡景勝之能又度謙信  
久訓其國國人皆戴景勝欲徙其封嘗從容問之曰卿國歲入幾  
何景勝恐被削不以實對曰七八十萬石耳秀吉佯驚曰何少也  
因徙之會津食百二十萬石賜兼續以米澤地三十萬石  
石賜越後於堀秀治景勝大悔之是歲慶長二年正月明使者至  
復伐朝鮮日本外史十六豐臣氏中二年正月明使者至明伴報  
秀吉受封拜舞和議全成因私賞海外珍寶號爲日本

考十七後陽城

和漢年契

幣物已而吳越將吏上變告曰秀吉先鋒加藤清正已擁二百艘  
上機張矣明主因詰方亨得實乃戒東北守備惟敬慚謝因曰秀吉責  
鎬麻貴楊元劉挺董一元等率而東下諸將皆以智勇聞其國者  
也我兩先鋒已濟海并其戍創前役逃竄散清正榜諭之曰太閤  
命吏責問朝鮮王屯兵東邊以埃其報汝民各安其居勿自擾亂  
二月孝高奉秀秋至釜山因山海之勢列壘塞聯舟艦以爲根據  
之地出令禁暴掠而諸道望風潰奔時韓地荒廢無糧可因我海  
運亦未達諸將以故不輒進聲言朝鮮三道如約乃止不復深  
入韓王使李元翼守島嶼而自奔海州告急於明明君臣歸罪於  
石星奪其官且議曰割地之議出於惟敬之託言忠清韓之府藏  
全羅慶尙韓之門戶皆其重地而明之海路亦恃爲藩屏焉今予  
非明之有也因宥惟敬使往更爲說以弭和兵清正行長使人返  
告韓不獻地秀吉報曰當峻韓穀熟進入全羅以攻諸城必破  
而後已且戒行長等曰前使韓穀熟進入全羅以攻諸城必破  
之惟敬在南原明主數責其效韓人亦指目之曰是左右賣國反  
覆之臣也罔明欺和而使韓受其弊惟敬大窘又聞石星已下獄  
則恐因度以爲行長和而清正主戰不若先退清正因遣書清正  
曰三國媾和將歸無爲而足下速請和弭兵不然禍不旋踵清正  
銳曰七十萬將首擊足下不足速請和弭兵不然禍不旋踵清正  
書曰吾每病朝鮮兵羸弱不足速請和弭兵不然禍不旋踵清正  
已惟敬得書不知所爲乃因行長欲殺歸於我行長併之耶

其定路捕之尋被誅而我與明遂絕明軍已至全羅楊元在南原  
陳愚衷在全州韓將元鈞在開山唐島水陸相援以守全羅七月  
我水軍諸將議攻唐島藤堂高虎肅坂安治先發韓以數百艘逆  
擊高虎安治親揮槍力戰加藤嘉明後至遇敵一發大艦艦上列卒  
張弓持滿擬之嘉明拔刀躍入其艦敵不敢發嘉明立斬數人遂  
奪其艦諸將因奮擊大破之元鈞收兵守閑山而明將楊鎬麻貴  
等繼至韓令鈞進擣釜山初鈞與李舜臣並將水軍行長間使人  
告舜臣舜臣不肯鈞効其逗畱之今孤軍先濟宜襲執之韓王乃命  
受此命不得不自進乃合水路諸軍赴釜山行長聞之八月伏兵  
於加德以舟兵逆擊於絕影島會日暮風濤大起我軍伴退鈞縱  
兵冒濤而進比至加德飢渴下舟取飲伏兵起行長返之夾擊大  
敗鈞軍鈞逃至巨濟行長復夜襲之遂斬鈞乘勝西向連陷南海  
順天自豆恥津上陸而清正西生浦歷慶州入全羅諸城陷之  
其旗曰鬼趙宗道等皆死我軍乃二道並行長合攻雲峰浮田秀  
守將郭越趙宗道等皆死我軍乃二道並行長合攻雲峰浮田秀  
家繼之行長從密陽毛利秀元繼之兵各萬會於南原韓元帥  
權慄軍雲峰望清正軍棄守而逃我諸將使島津義弘加藤嘉明  
絕全州援路而合軍入南原投書楊元約戰期元高壘深塹悉眾  
捍禦諸將疾攻兩晝夜而退兵窺城兵倦且息則復進伏卒一  
面而三填塹踏藉而登元在帳中裸跣走其息則復進伏卒一  
千爭門馳出伏兵要之奮刀斫馬足適月明騎莫得脫者韓將  
李福男等皆死我軍進向全州州民素苦陳愚衷徵求及聞南原

後陽城

陷皆遁走明兵阻之多為韓人所傷愚衷遂棄城走會麻貴遣牛伯英等援南原不及與愚衷合兵軍於公州我諸將因糧於全州終議入國都韓王聞水陸軍皆敗謂鳥嶺之守無益也使李元翼引兵徑出忠清以沮我軍鋒復起李舜臣統三道水軍舜臣至錦島與我將營正陰遇於碧波亭下以大礮乘潮來攻正陰敗死舜臣因與明水軍將陳璘軍古今島以扼我水軍而我陸軍一隊以秀元為將黑田長政為先鋒進迫國都九月軍於全義館擊明將山利安揮槍拒之殺傷相當登山伯英來衝我陣長政將後藤基次栗絕流而渡擊走之明軍復大至長政將母里友信原種良等力戰秀元亦至擊卻明軍於是明軍在國都者不敢出我軍亦持重不進天漸寒十月清正退守蔚山行長退守順天諸將連營與釜山相為聲援明乃遣李如梅來取谷城遂攻毛利秀包於星州不能取秀包亦以兵少退守求禮十一月邢玠入韓聚議都城以爲和兵皆重若待秀吉親濟者其志不在小宜及今擊之會明諸道募軍明三十三將與韓七將分屬三軍以楊鎬麻貴統之糧餉火器皆極豐備期以十二月進攻焉我諸將聞之益修城壘清正巡視西生諸寨而雷裨將加藤清兵衛與毛利氏援卒俱修蔚山明諸將議曰秀吉諸將清正最勇悍先克清正則餘從風解乃聲向順天以牽行長而諸軍會慶州雷高策於彥陽以絕釜山援路而李如梅解生等皆萃於蔚山土未竣其役卒駭明軍至入告清兵衛清兵衛出戰陷伏大敗入城嬰守淺野左京大夫失率毛利氏將太田政信宋戶元繼等將往蔚山監役行至彥陽與高策夾

考十七後陽成

三



卒投大石巨材擊卻之即夜與數百騎襲明軍大獲而還敵更起  
飛樓以火筒佛狼機百道並攻城壘震裂清正與大夫堅守不屈  
鎬皆嚙紙煎壁土刺馬飲其血馬盡乃飲溺夜出城外搜明人尸  
取其若益修守具用銃及紙礮日斃明兵數百千人鎬貴夜設伏  
而曉焚營退走數里以誘城兵城兵欲追清正不許曰彼舉火以  
出終復圍之浮田氏卒有亡在明軍者呼語城上人曰楊經理願  
情不可測公受太閤命爲一方重寄勿輕出貽笑外國雖然不出  
示之怯也度彼未識公面僕請爲公代行眾遂兩止之故紓會期  
以埃我援兵至黑田孝高在梁山使使告釜山曰蔚山急矣即陷  
諸城隨之不可不趣援諸將援之豐臣秀秋毛利秀元黑田長政  
加藤嘉明森忠政蜂須賀家政藤堂高虎其子高良脇坂安治  
等將騎卒五萬自彥陽昌原分道赴援而行長自海上會之

昭卒

戊二十慶長三年日本外史十四織田氏下文祿元年秀吉召信

居伏見削髮稱常真常真之弟次丸自信長在大野五萬石信雄退

名秀勝封之丹波爲左近衛少將四年秀勝卒無嗣國除是歲蒲

生氏鄉卒氏鄉幼英敏信長識拔之予十餘萬石以女妻之秀吉

欲取之織田氏不肯秀吉脅之家臣交勸其往織田氏削髮以死

自矢秀吉怒慶長三年託事削其八十二萬石徙之宇都宮和漢

當是時秀信年已長爲中納言秀吉徙之岐卓食邑如故

年契師棄朝鮮秀吉薨日本外史十六豐臣氏中三年正月秀秋

行長益裝空艦蔽海而至楊鎬聞我軍自三面至挺身先遁麻貴

返報曰是日日本制我兵已有騎渡者不可後矣長政即馳躡明軍

藤堂高良等揮槍繼之清正與大夫乃開門合擊敵眾崩駭獨其

糧仗蔽野諸將之救蔚山也明候我空虛一軍襲梁山爲黑田孝

高擊卻之一軍襲釜山浮田秀家使立花宗茂邀於般丹燒而走

以全韓之兵期於必克今乃如此罪當歸經理之經年傾海內力加

捷聞賜手書於清正賞之爲餽糧食三月秀吉攜秀賴及夫人以

諸將畱秀秋命前田玄以掌供帳務使豐盛勿有遺憾四月遣使諭

將其餘盡罷歸其畱者分爲四屯秀秋守釜山而蔚山在其右清

正守之餘順天在其左行長守之泗川在其前義弘守之四城兵凡

十萬明兵亦可十萬世德與那玠議令李如梅當義弘劉挺當行  
長麻貴當清正陳璘以水軍出其後已而召如梅以董一元代之  
相持未戰是月秀賴進從二位爲權中納言五月秀吉有疾六月

考十七後陽城

外師罷者至乃召見慰勞論其賞罰七月秀吉疾篤召德川公諭  
之曰外國未服而吾羅此疾吾死則難作非卿莫以定之吾今日  
與天下託卿卿為我努力秀賴幼弱亦煩卿保護至其成長當立  
君者雖重然人心不測殿宜運其神算以殿下百歲之後孰不奉嗣  
不敢當召石田三成增田長盛告之二人諫曰德川公固辭而退  
秀吉遂召石田三成增田長盛告之二人諫曰德川公固辭而退  
而一日予之他人是胡為也今天下猛將謀臣無不被殿下恩者  
其於輔嗣君何有於是定大老奉行奉行五人如故所置德川公  
及前田利家毛利輝元浮田秀家上杉景勝為五大老以中村一  
氏生駒親正堀尾吉晴為三老小事決於奉行大老決於中村一  
大老奉行或有二不協則中老居閒和解決於奉行大老決於中村一  
傳秀賴密屬二人曰吾起人奴至為關白孰非國恩哉吾與明構  
兵禍結弗解吾深悔之彼聞吾死或大舉來報國朝自古未曾受  
外國侵辱及我時受焉吾深恥之是吾所以託國於家康至我家  
存亡未暇恤也雖然家康必不負我汝輩謹保護秀賴莫使生釁  
隙焉又使木村重成薄田兼相渡部尚副二人分親野兵為七隊以  
速水守久伊東長次青木一重真野宗信中島氏種野村吉安  
堀田正高為隊長馬標旌旗盡傳之秀賴使母衣騎郡野村吉安  
津川左近掌之八月盡會大老奉行以下為誓誓曰虛心協謀務  
輔嗣子勿樹私黨勿忘公議勿變更勿漏泄勿不告而結婚勿不  
告而交質嗣子六歲未能親政前田保之於大坂而德川視事於  
伏見封邑行罰皆埃嗣子之長命淺野彈正石田三成曰汝赴朝  
鮮收我兵不能收則遣家康家康有不可生則遣別家二人遣

十萬兵為海外鬼言畢而薨年六十三羣臣祕喪使前田玄以密  
葬之於阿彌陀峰九月三日德川公與諸侯盟無貳於嗣君遂使  
淺野石田以遺命赴肥前密召在韓諸將之與明軍相持也  
明兵益至邢玠萬世德促諸將軍進攻劉綎患順天帶山海不可  
近則思沈惟敬所為欲誘而取之遣間使來告行長曰先鋒嚮與  
我國盟矣因清正註惑關白復致有今日今兩國兵老吾欲親與  
先鋒會以成前盟也行長不信賊縱單騎候於道則信之將出赴  
會而我兵降在縋部者為泄其謀行長驚還縋於道則信之將出赴  
卻之清壁不亦峻蔚山役糧多兵勇人思一戰九月麻貴至溫井懲  
前敗堅壁不敢出清正屢出戰擊走貴兵立花宗茂在釜山自請  
以五百人往救清正值明五千於元潰乘曉霧薄擊克之遂追  
北或以眾寡不敵止之宗茂曰敵馬足亂可追不追視我寡也追  
擊復克之既舍逸明囚設五伏以待曰吾乃視寡而誘之也夜半  
明兵來襲伏起復克之明囚設五伏以待曰吾乃視寡而誘之也夜半  
大克之是時義弘及子忠恆在新寨與董一元夾晉江而軍茅國  
器間島津氏與豐弘氏為宿仇以為可間也乃作檄數秀吉罪遣  
辯泗川永春義弘與豐弘氏為宿仇以為可間也乃作檄數秀吉罪遣  
其首餘易制耳一元然之會明捕虜郭國安在望津送款於一元  
約為內應舉火局信至期國器引兵臨江我兵亦出寨臨江已而  
寨中火起吾兵願而救之明兵乃渡陷望津忠恆在新寨欲赴援  
義弘曰未可望津兵退守泗川而一元已分兵襲永春昆陽燒其  
積聚悉軍渡江遂乘夜襲泗川我守將出戰斬明驍將李寧盧得

津氏不出意甚輕之進燒東陽倉火晝夜不滅遂向新寨國器止

之勸先攻金海固城以奪其羽翼不聽十月朔一元合兵以國器

及葉邦榮彭信古為先鋒以藍芳威為後軍攻新寨自卯至巳以

木礮摧大門及城墻薄塹拔柵城兵殊死戰會礮炸煙燄四迸明

陣亂義弘曰忠恆曰可以出矣忠恆唯而起與數千騎闕門直衝

明陣明陣皆披靡而國器邦榮以萬人橫入於城義弘追奔逐北斬

首三萬餘級明兵爭先走相擠伏尸二百餘里我軍以亡糧不復窮

而明都御史在吳者謀知秀吉沒報告明主明主大喜舉朝相賀

於是趣那珍等躡我軍郭國安亦走告之明羣帥創新寨之

皆欲親往眾議止之使藤堂高虎代之來至行臺得新寨捷書乃

止而釜山軍已從秀秋還對馬清正義弘次收兵還行長亦欲還

而劉挺復來圍之清正與義弘返擊拔行長皆下舟陳璘鄧子龍

李舜臣陳蠶馬文煥陶明宰等以兵艦數千艘要之海中清正已

去義弘鬪且卻至加德島明兵四集於行長行長厲士卒止戰會

明人失火器反中其船我兵因奮擊塵其兵斬于龍舜臣來救亦

射殺之進圍璘獲之而艦文煥繼至統礮交發盡焚我船行長

上返載其餘眾與璘之明兵艦環守焉行長乘夜獨遁歸於義弘

來攻義弘行長擊卻之明軍不敢復追躡我軍盡達對馬十一月

若講我守孤城七年矣勞悴纔存毋若母酒當炊稗粥答之耳三

成嘆之先是行長德清正救順天也欲釋憾焉清正曰吾亦欲之

矣如子善治部何自是相讐益深於是諸將相率詣伏見謁秀賴

諸老慰勞之令罷之國以嗣君猶幼國家多難不敢自逸歲明年

去明年大老奉行論征韓功賜義弘以公田在薩摩者四萬石清

正行長以下得賞有差○日本外史二十德川氏三三年正月二

日內大臣感吉夢潛詣石清水祠當是時內大臣及前田利家毛

利輝元上杉景勝浮田秀家等為巨藩大老秀吉嘗會諸侯而抱

秀賴自室中闕視問曰彼列坐者誰最可畏輝元狀貌尤魁偉秀

賴指之曰彼最可畏秀吉曰否首坐最可畏輝元狀貌尤魁偉秀

誰敢望殿下內大臣將曰弓箭之事方今莫及乃公者諸將皆伏曰

謂內大臣曰適所聞公戲言之邪內大臣曰否雖然起未可出此言

至弓箭之道僕不肯讓一步雖觸譴怒所不避也頃焉秀吉復出

談他事而罷諸將皆謂內大臣善直言也秀吉等再伐朝鮮與明

人戰不決自外師與至此前後七年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秀

吉亦自倦乃置軍事於度外獨與秀賴及諸姬侍日為宴樂窮極

奢侈道費累鉅萬金遇震而崩是年五月欲復更造之罹疾而止

於諸道臣氏紀綱寢弛其中軍將士與諸牧伯互相讐視六月秀

吉疾篤召奉行淺野彈正少弼石田三成增田長盛長束正家前

田玄以日如聞諸侯與麾下有大亂之本也宜使相協和以前

考一七後陽城

翼冲子十六日五人乃大會內外牧伯將吏傳旨眾對曰協心奉  
嗣君則敢不奉命至於私憾各有所由不能輒應從告諭再三終  
弗肯也秀吉乃召內大臣告色厲聲曰公等已言協心奉上論之  
猶挾私怨乎果挾私怨是懷貳也安在其奉上也眾屈服頓首曰  
唯唯謹奉命內大臣入報秀吉大喜命五人入大饗眾復爭坐位  
雜席而食及酒行皆離次忿諍中村一氏生駒親正傳旨周旋不  
能定復入告內大臣曰內大臣復出踞而按劍曰公等賣家康乎家  
康以公等言報太閤太閤乃喜賜此饗公等猶尚如此非賣而何  
舉坐皆我伏敵我誓不縱一人因顧五人趣關諸門一坐舊服莫  
敢出聲淺野中村自傍慰藉之使眾謝罪更獻酬為歡而罷明日  
秀吉問之召內大臣曰疇昔之事雖古名將不能過焉非卿威信  
素著於眾則安能如此哉垂涕謝之秀吉已憂內難又悔外征欲  
班師鎮國而兵連弗解又恐垂涕謝之秀吉已憂內難又悔外征欲  
終召內大臣盡以後事委託之曰秀賴當立與否一在卿所出七月  
大謝不致當秀吉曰天下莫若卿者故不得與否一在卿所出七月  
以爲勿專託德川秀吉然之乃定五大老三中老五奉行使前田  
利家輔秀賴己而伏見城下夕大擾井伊直政自藤杜馳至內  
大臣使直政與天野康景出詞之還報曰石田大野氏有甲諸第  
相告自備故致此騷擾也而事定人莫知其故者水野勝成爲  
父忠重所逐歷遊西國間警來歸請自效內大臣悅論忠重宥之  
八月五日秀吉召內大臣曰以卿固辭置列老奉行今則悔之而  
命已布矣雖然難武強王推吉卿者則當也

三成素惡少弼之善內大臣也乃給之曰祕喪當以計吾與子貽  
魚於內府以視外人少弼從之其明內大臣以中納言入城問疾  
途與三成遇三成使人密計之內大臣還歎曰治部疏於我者也  
猶告大故彈正何以我乎人心固不易測也即夜命赴那古治耶  
旦日遣歸江戶以鎮本國九月命少弼及三成以遺令赴那古治耶  
班外師遣德永壽昌濟海密令諸將十月有訛言明大舉扼我歸  
路內大臣曰我不可不親往前田利家寢疾聞之曰內府一動則  
海內搖矣我當與疾往肥前指揮諸將眾皆止之以藤堂高虎習  
外事請遣之內大臣曰然乃使高虎代往外師已大克而還十一  
月盡至伏見內大臣與諸老俱慰勞之○日本外史十二毛利氏  
廣家謂其騎曰明我將加藤清正於蔚山三年正月秀秋秀元赴援  
走廣家以千餘騎先追之明騎將吳惟忠茅國器返戰廣家縱橫  
奮擊二將皆奔逃清正望見之曰彼以蒲穗爲背幟者誰左右對  
曰吉川也清正曰勇哉恨其幟之曰彼以蒲穗爲背幟者誰左右對  
背幟馬簡贈之廣家驍名益著秀吉欲大賞之僧惠瓊素惡於吉  
川氏乃與石田三成俱廢沮其議八月秀吉薨子秀賴嗣毛利氏  
德川前田上杉浮田氏並稱五大  
老共輔翼之三成等離間諸老

明史日本傳久之秀吉死諸倭揚帆盡歸朝鮮患亦平然自關白  
侵東國前後七載喪師數十萬糜餉數百萬中朝與朝鮮迄無勝

考十七後陽城

臣



算至關白死兵禍始休諸倭亦皆退守島巢東南稍有安枕之日  
矣秀吉凡再傳而亡終明之世通倭之禁甚嚴閭巷小民至指倭  
相詈罵甚以噤其小兒女云

己二十 慶長四年和漢年契秀吉諡豐國

日本外史十一武田氏  
嗣子秀賴猶幼乃以景勝與德川前田毛利浮田氏並稱五大老  
與爲盟約秀吉薨德川公威權獨熾四年石田三成與直江兼續  
謀勸景勝舉兵曰羣牧共願推公爲諸將載書示之因密定議七  
月與佐竹義宣皆就國城香指原修墨塞時糧餉誘陸奧出羽土  
兵齊起又使人招越後遺民遺民競起應之堀氏不能制○日本  
外史十七德川氏前記豐臣氏下慶長四年正月十日前田利家  
奉秀賴從大坂抱坐正廳德川公以下牧伯將吏來謁之德川公  
還居伏見第視事五奉行更遣兵守城皆如秀吉遺命而德川氏  
威權獨熾利家謂其侮己乃忿恚欲罷就國細川忠興爲利家戚  
屬引遺命諫止之是月二十一日大老奉行連署請德川公曰足  
下行事多可疑者背大閣遺命與伊達福島蜂須賀三家私結婚  
姻是欲何爲也宜解政就國又詰三家謂將皆嫉石田三成爭附  
野池田藤堂細川京極有馬金森山岡諸將皆不服三家與黑田淺  
德川氏仇視他侯伯三老議曰遺命所謂居間和解者在於此  
二月乃請大老奉行尋盟於伏見利家有疾加藤清正與細川忠  
興淺野左京大夫勸利家與疾起伏見三月德川公亦往大坂利  
家病甚扶而起泣屬之曰吾將旦夕入地願公盡心以輔嗣君德  
川公曰諾利家次子利政欲刺德川公爲其兄利長所止三成等  
會議於小西行長宅曰內府專橫蔑視嗣君諸老所共憤也不可  
不速除之行長因建襲擊之策前田玄以素通款德川氏故發異  
議沮之三成又欲以火器襲之伏見第延細川忠興告謀忠興復  
沮止之走告德川氏教之徙居於向島行長曰諸公明文墨而糟  
兵機乃爲豎子所誑大谷吉隆聞諸奉行之謀謂增田長盛曰吾  
視諸公所爲不務利嗣君而專害內府苟貳於嗣君宜俟其  
罪著而討之天下誰有棄此歸彼者哉今自我開釁彼則有辭是  
不獨自禍乃禍嗣君也長盛以告三成三成不肯文祿之役三成  
長盛吉隆在朝鮮聞淺野黑田來就議軍事兩不肯文祿之役三  
成等三成人收局問侍者曰三奉行何人方圍碁不願三  
故乃使人呼返之三成等不肯爲惡言而去終惡兩人不來侍者告  
人之子深銜之於是與加藤清正加藤嘉明福島正則池田輝政  
細川忠興連署罪狀三成請誅之德川公不許乃如大坂請於利  
家利家疾篤三成方視之七將不得達乃各自治兵欲擊殺之未  
發也閏月三日利家疾革奮呼曰天下洶洶吾不目嗣君成之未  
死納言既沒三成必出欲擊之或走告三成大老之下七將曰  
杉佐竹五家皆善於三成佐竹義宣自伏見馳至弔前田氏因見  
三成於浮田氏曰寧自歸於內府攜詣德川公德川公納之七將  
聞之憤惋追至伏見或說德川公勿除三成德川公大悟遂諭七  
將弭兵七將不得已聽之又諭三成解除三成德川公大悟遂諭七  
擊之見德川氏兵護送乃止上杉景勝與三成通謀約埃明歲東

西舉兵以討德川氏四月太閤廟成詔賜號豐國明神自秀賴徙  
大坂伏見城無主五月黑田長政堀尾吉晴等請德川公入城如  
太閤故事六月毛利浮田以下外征諸將皆謁歸七月前田上杉  
佐竹三家亦之國德川氏久不覲秀賴頗有物議淺野片桐等數  
促之辭以疾八月乃往遂留居西城時為秀賴嫡母淺野氏  
所居於是淺野氏遜於京師有流言淺野彈正大野治長土方雄  
久援前田氏以圖德川氏十月放治長於下野雄久於常陸眞彈  
正於武藏府中下合北伐前田氏細川忠興為謝之德川氏徵前  
田利長母為質十一月徙之江戶增田長盛東正家爭之曰遺  
令勿不告而交質盡與諸老議弗肯利長泣而奉令是歲德川公  
加封細川忠興堀尾吉晴各五萬石○日本外史二十一德川氏  
正記德川氏四慶長四年正月內大臣在伏見代豐臣秀吉權  
天下事與大納言前田利家中納言毛利輝元中納言上杉景勝  
參議浮田秀家式部少輔中村一氏雅樂頭生駒親正帶刀堀尾  
吉晴彈正少弼淺野某治部少輔石田三成右衛門尉增田長盛  
大藏少輔長束正家法印前田玄以俱論外征諸將之功奏請天  
朝以島津義弘全我國兵功最大任參議其子忠恆任左近衛少  
將加封四萬石賜刀劍其餘行賞有差豐臣秀吉之薨也嗣子秀  
賴猶幼內外疑懼日耳相屬石田三成增田長盛相與謀曰德川  
與前田協心出政我輩徒為其所驅役方今之計莫若離二家二  
家已離乃可以逞二人乃為相惡者長盛事我三成事利家利家  
嘗欲饗他日大臣期已定長盛遠來警曰大納言將不利於公乃託  
疾辭饗他日長盛謂利家曰曩有流言內府是以辭今事已白矣  
曰利家奸計既成公慎勿往內大臣曰吾不忍再辱之及期將駕  
長盛復至出密移於袖示之內大臣驚怪乃託事不往利家慚憤  
細川忠興與利家有姻利家召而語之曰吾衰老為人所侮何面  
目立世乎吾將歸國也忠興曰公之憤固宜然廢遺命棄冲子而  
自引之國是自舍威權而取嗤於人也利家乃止而終與我有隙  
是月利家奉秀賴徙居大坂內大臣送之而還舟至平瀨見岸上  
有兵眾失色以為大坂人追躡也或曰得非井伊兵來迎乎近則  
果然乃使殿而還當是時天下牧長豪傑人人有自立之志而槩  
皆忌德川氏相與欲圖之一日內大臣觀散樂於有馬氏井伊直  
政來請閒曰今日外間騷擾恐有變宜及未昏還也藤堂高虎繼  
至密語久之共扶而出關東士民在京畿者更相告言曰我君將  
有難盍往護之來護第者數百人先在京畿者更相告言曰我君將  
為女婿福島正則以松平康元女為婦蜂須賀宗以上總介忠輝  
秀政女康元內大臣異父弟之子女為婦蜂須賀宗以上總介忠輝  
老奉行使人讓三家私婚背遺令三家分疏不服諸老奉行遂連  
署來請使解政柄內大臣曰我固不欲執政也諸公厭我當引  
去於是諸將以前日變故皆有蹤跡反詰之京畿驍然黑田孝  
高其子長政福島清正加藤嘉明蜂須賀家政森忠川忠興極高次  
織田長益加藤清正加藤嘉明蜂須賀家政森忠川忠興極高次  
森長近山岡景友新莊直賴等獨歸心於我每夜來護議事或勸  
入京極氏大津城內大臣不肯曰當是之際進一步得勢退一步  
失勢乃止棟原康政以更番至勢田間警疾馳至大津故止不進  
塞關以壅行人填咽乃開關通之京師以為東兵大至也黨

考十七後陽成

三

人之計以故大沮本多正信伊奈忠次等適監稅西上亦兼程至  
內大臣延正信問謀且曰三老調停尋盟要我於大坂可往否  
正信曰不可因問曰淺野彈正近爲何狀曰亦負平生久不來此  
喪治部猶計於我子何獨欺我乎彈正曰吾與子親昵日久太閣之  
涕陳謝自是益傾心焉而三成等務推戴前田氏勸除德川氏利  
家嗣子利長密告之細川忠興曰吁子亦爲治部所欺也利  
長色變忠興曰子悔告我乎前田氏存亡將決於此不請煩子諫家  
君死必與子俱子勿憂利長曰微子我殆不免請煩子諫家  
憚內府與公乃欲假公力以除德川氏今日除德川明日及前田  
公獨暗於此乎公稔知其姦今乃在其計中而不自知也夫內府  
雄資智略諸將無出其右者彼輩百計圖之適竟自禍耳公與彼  
輩共被其禍不若自結於內府以爲子孫之計也利家頷曰然唯  
子爲我計之忠興即夜赴伏見比曉來入我第具告以故自是忠  
興數往來兩府而憚外人指目被簞笠自操舟時利家有疾忠興  
與淺野加藤等俱勸其力疾赴伏見面內大臣利家從之內大臣  
乘輕舸迎入第手設褥使坐利家悉語諸奉行密謀勸我徙向島  
第以絕覬覦曰吾百歲後公幸善視我兒內大臣欲赴大坂三喜而  
去忠興又請我往荅之內大臣許之三月內大臣欲赴大坂三喜而  
故縱流言以沮其行欲使利家忿之福島正則又諫曰夫坂三喜而  
巢窟不可輕入內大臣曰亞相來可不荅哉吾有警備奴輩何能  
爲十一日遂行少將秀康畱守加藤池田細川福島黑田淺野諸  
將皆從以弓統護水陸細川忠興與利家有姻舊故藤野諸  
虎也進曰道路恐有變宜御此而行內大臣從之入高虎中島第  
終詣利家利家喜扶起迎謝利家次子利政有異心爲兄利長所  
制而止及饗諸將皆侍利政佩利刃將近內大臣利長目攝之利  
政不敢發其夜內大臣復宿高虎第諸奉行會於小西行長宅獨  
彈正少弼以我館伴辭弗往也三成議曰內府亞相復協矣我輩  
將無噍類爲之如何行長建策曰吾請今夜襲藤堂氏縱火攻之  
不則要之歸途可以獲志前田左以素歸心於我因沮之曰嗣君  
豈能晏然哉且諸宿將皆護內府也今私動兵背天下約縱使得志  
秀康以東兵來援必大敗矣增田長盛亦然之長東正家曰且謀  
之謀還報曰中島列炬如星乃止明日內大臣北還榊原康政爲  
前驅井伊直政爲後拒遂歸伏見第三成等悔恨又謀襲擊我第  
以爲非樓忠興則事不可成也乃因玄以請忠興乃與三成會於長  
密告之諸將將曰欲除內府有何策三成曰我謀忠興與三成會於長  
東氏問三成曰欲除內府有何策三成曰我謀忠興與三成會於長  
邸側宮部氏福原氏皆爲我黨而其宅頗高我率眾據之臨放火  
箭埃其避火迫以鳥銃可以塵之問其期曰今夜矣忠興憂之而  
不動辭色徐曰內府素訓練其兵二千人決死出鬪公保必勝之  
乎且放火箭何論地高卑彼苟謀我計則我能放之彼亦能放  
之是非策之得者也我有一策我必矣三兵二千爲子之先鋒突入  
死戰而公等以大眾承其弊克之必矣三兵二千爲子之先鋒突入  
未決而天明矣忠興走告之加藤清正並馳來白內大臣曰吾亦  
非不覺之也奴輩來攻則吾自焚第出東北廣地決戰耳忠興等

考十七後陽成

三

促徙向島向島伏見故城址也乃修築之以二十六日徙居焉諸  
奉行知事泄著僧服要謁於豐後橋以謝其罪物情稍定池田  
黑田淺野細川福島兩加藤七將皆與三成有隙隙於是遂連署  
請謀之內大臣不許時三成依於利家七將遂赴大坂請之利家  
亦不許閏月利家病卒七將議伺三成出要擊之毛利上杉浮田  
島津佐竹五家素善於三成三成於竹義宣嘗賂三成得兼并其  
國深德之義宣是時在伏見聞三成急馳見之曰眾怒不可犯能  
制之者獨德川翁治部密自歸焉乃使女裝而往自入乞命內大  
臣許之七將追至夜治部密自歸焉乃使女裝而往自入乞命內大  
不寢本多正信入謁救白何亟就寢也內大臣自中呼而問為誰  
曰正信稟事曰所稟何事正信曰謂治部何內大臣曰吾方思之  
使伊奈圖書出諭七將曰治部窮來投我我不忍與之諸君且諸  
君欲以私憾戮重臣吾何得許之哉諸君必求逞其意吾當助治  
部而與諸君決戰七將大驚勉從之乃使中村一氏酒井重忠諭  
三成曰眾情恟恟子蓋解職就國是為幼主屈躬以靖國家之亂  
也三成謝曰當熟慮而答焉三成乃潛馳使大坂謀之於上杉景  
勝景勝大會諸藩主議之謀曰治部宜聽命就邑退何世變然後  
上杉佐竹皆歸藩聚兵不復來觀下兵於八州以撼其根本則內  
府必自將赴討毛利浮田以下乃羣起其後衷內府而東西擊之  
從征諸將置質大坂必不棄此黨彼內府孤立腹背受敵雖有勇  
智無復所施竟窘蹙而乞降矣天下之事皆可圖也乃使使者還  
密報之三成化日三城德命十七日就其能事

行皆不自安因三城中老請內大臣入伏見城以鎮京畿許之六月  
十三日白向島徙焉諸藩主皆來賀威望益重七月命諸奉行令  
征韓諸將皆罷就國上杉景勝請曰去歲徙封未及施政奧地難  
服君所悉也請一往措置焉佐竹義宣請曰統內寇起請往定之  
前田利長亦以襲封後未視國政歸皆許之於是前田氏歸加  
賀佐竹氏歸常陸上杉氏歸陸奧毛利氏歸安藝浮田氏歸備前  
而黑田氏歸豐前加藤氏歸肥後細川氏歸丹後其後伊奈圖書  
國是歲春島津氏重臣伊集院忠棟有罪島津忠恆誅之伏見耶  
眾尤其擅殺忠恆懼屏居於高直以竢罪內大臣遣伊奈圖書率  
兵數十迎還其邸聞忠棟子久直在國舉兵令忠恆歸討之至是  
又遣山口直友勞之贈以衣物尋遣寺澤廣孝諭降久直八月內  
大臣入朝京師九月七日赴大坂欲以重陽節見秀賴三成在澤  
山間之遙授計於增野長盛東正家長盛正家乃就館告內大  
臣曰加賀黃門與淺野彈正通謀曰內府入城則彈正伴與之博  
因拉其手令大野治長土方雄久耦刺之內大臣與從者議本多  
正信曰宜稱疾不入而徵兵伏見以歸井伊直政本多忠勝柳原  
康政曰不入則曲在於我臣等從焉以歸井伊直政本多忠勝柳原  
徵兵來者三千八百九日率而入城升堂從升者十餘人衛之士  
欲止不納直政厲聲曰內府有戒心關東野人不復知禮節內大  
臣入見秀賴母子直政忠勝康政隔障而坐彈正少彌聞有讒言  
稱疾不出內大臣出至中廚託言曰廚下大臣曰冲子在此而家  
從者觀酒井忠利出招從兵護衛歸館內大臣曰冲子在此而家  
居伏見其勢隔絕所以易入也吾將徙居與之密邇長盛正家

考十七後陽成



請以西城奉之秀賴嫡母北廳時來寓西城於是去歸京師內大臣代入焉使秀康留守伏見十月與正信議放治長雄久使彈正少弼就國不敢就而赴武藏府中以依其子內大臣遂下令擊前田氏前田氏治於金澤丹羽長重請曰臣邑小松與金澤鄰北伐之役願為先鋒許而遣之細川中興聞而來見為利長白兔因馳書加賀使其老橫山長知來謝內大臣命以利長母為質利長聽命是月浮田秀家將坂崎戶川岡花房四人計攻嬖臣長舩某秀家欲誅四人內大臣制止之以四人附吏時關東喧傳上杉氏有異圖石田氏亦招四方有名之士島勝猛者嘗仕甲斐山縣氏稱爲知兵三成延爲謀主修繕守備內大臣使人詰之答曰澤山當衢路其荒廢不可不修也

慶長五年

日本外史十一武田氏上杉氏五年正月使藤子八

諫景勝兼續欲殺之三月信吉賀正於大坂德川公厚賜之信吉歸驟圖書來諭景勝西上景勝不聽數德川氏背盟十罪德川公終決意東伐令前田佐竹伊達實片倉景綱將兵來擊伊達氏國會津東境先眾而至其將伊達成實片倉景綱將兵來擊伊達氏國會津東境七月德川公統將帥百餘人至小山景勝軍長沼分兵守險以待之石田三成乃矯秀賴命與毛利浮田島津小西諸將俱舉兵至美濃八月德川公使庶長子秀康以萬人守宇都宮而自引兵西上直江兼續請悉兵躡之景勝弗聽會秀康來請戰景勝答曰先用人軍未嘗乘人危吾不敢違也且公年少非我敵吾待內府返決戰耳糧仗如缺之當相給焉乃收歸會津德川公之西也命者

勝以兵四萬附兼續令攻最上義光於山形義光設二十五砦待之請援於伊達政宗政宗發兵二萬赴之兼續拔二十一砦進攻畏谷城起樓櫓鑿地道晝夜攻擊城將志村高治善拒景勝又遣中村式部攻上山城不利義光政宗合兵來援兼續軍中有傳呼曰上國軍敗矣已而使者至自會津傳三成敗聞命班師兼續曰間變而退怯也乃使人入城告故且日鼓眾齊登陷其外城而返義光政宗與高治尾擊之兼續返戰二十餘次而至米澤政宗進攻福島本莊繁長守城擊之兼續返戰二十餘次而至米澤政宗進薨六月德川公率諸將攻上杉氏秀信供遊奢侈國用窮竭以故不能從軍七月石田三成舉兵關西追躡德川公使人脅秀信曰岐阜當東下之衝不從則藎粉矣秀信疑懼欲附三成老臣木造具康諫曰公以右府嫡孫願役於豐臣氏家奴乎秀信猶豫不快具康等請謀之於前田玄以玄以是時爲京師所司代秀信乃遣之玄以日速東嚮具康馳還未至近習爭勸其應西軍三成遺黃金百枚啗以東封秀信終與三成盟於澤山具康至歎恨因又請誘殺三成弗聽至清洲秀信出岐阜尾張美濃諸城因是多屬西軍既而東軍還至清洲秀信出岐阜尾張美濃諸城因是多屬西壁待後援弗聽東軍濟川來戰追北傳城秀信分兵守外城具康降寡兵不可分請專守內城又弗聽城遂陷具康既而前田氏欲逃於高野數歲卒東將福島正則使人勞問具康既而前田氏已知臣矣遂就正則爲其國老和漢年契貞觀政要梓成豐臣秀

考十七後陽成

貞觀政要梓成豐臣秀

賴立冬十月石田三成小西行長等會五畿西海北陸兵作亂家  
康自將率關東兵戰於關原大敗之輝元元春請降吉隆死之三

成行長等伏誅日本外史十七豐臣氏下五年春德川公戒上杉

府令也乃數其背盟十罪德川公大怒議東伐上杉氏夏以其義

女妻黑田長政畱兵於伏見而自將諸軍東下三成欲起兵乘其

後會大谷吉隆自其邑敦賀會師三成使人要之告以其謀吉隆

極言其非計三成不肯吉隆乃訣去低回久之曰吾與治部共仕

太閤舊相好也今知其事不克棄之非義乃還三成大喜與長東

正家皆赴大坂見增田長盛定議秋遂移書遠近曰內府有罪嗣

君命討之苟念太閤恩誼者宜來戮力毛利輝元以下侯伯來會

者四十餘人時東西諸侯妻子皆在大坂三成收之城使輝元

長盛守大坂浮田秀家小早川秀秋島津義弘等將四萬人攻伏

見城小野木重勝等將二萬人攻田邊城毛利秀元與長東正家

僧惠瓊將三萬人攻阿濃津京極高次等將二萬人徇北陸吉隆

在敦賀招北莊大正寺遂欲攻北莊乞援於敦賀吉隆乃自將赴

川氏攻拔大正寺遂欲攻北莊乞援於敦賀吉隆乃自將赴

援或曰堀尾氏兵守府中而在後不先取之則進退皆難吉隆

曰北莊陷則小松孤立矣至若府中則不必取也亦不可取也即

不敢要我矣是我使敵守城也我既卻北兵以存諸城則彼不攻

而下矣即夜五更馳至此莊利長姊夫中川宗幸在宗師將北

陸吉隆要而執之令為書給利長曰內府西上將士多叛之大坂

兵逆擊之美濃走之遂發舟師將取加賀公宜早為之備利長得

書疑懼引兵卻府中果遂降於吉隆會高次等至合兵復大正寺

遂定越前置守而南吉隆教三成招織田秀信秀信以岐阜降於

是三成導諸將至大垣秀家等拔伏見來會焉德川公至下野聞

變不為驚然以諸將質在大坂頗疑之使人問其去就諸將皆奮

欲擊三成乃誓曰公苟不渝太閤約善視嗣君則僕等力戰必泉

治部諸將乃先發首攻岐阜下之三成與島津義弘援之不及東

軍陣赤坂秀家欲夜襲之三成弗聽秀元拔阿濃津來陣南宮山

考十七後陽城

室信幸從在其軍以書招其父弟不肯居四日東軍來攻上田城  
帶川昌幸壅其上流伏兵險阻出戰佯走東軍爭追陷伏而亂乃  
決其壅水大至東軍不能繼幸村以突騎蹙之遂大敗其軍使不  
得進者三日其海道軍埃之亦遲回數日以其久不至乃獨進陣  
於赤阪秀家與三成計亦設伏而挑戰敗其前軍而退於是諸將  
大議決戰秀家與三成恃其眾皆不聽欲出戰於關原夜赴南宮請秀  
夜襲赤坂三成恃其眾皆不聽欲出戰於關原夜赴南宮請秀  
夾擊東軍秀元素通款東軍佯諾之三成遂赴松尾與秀元  
秋已與東軍約為內應亦佯諾之三成遂赴松尾與秀元  
尾山下吉隆有惡疾以綃蔽面輕服坐轎戒其左右曰及敗速斬  
我頭旦日兩軍大戰關原自辰至未東軍數卻而秀元秀秋皆觀  
公驚曰我悔為小兒所賣使窪川公曰秀秋似背約請更為計德川  
亦使人責秀秋秀秋乃以兵入千銃手六百下山擊吉隆吉隆怒  
呼曰豎子背恩忘義不可舍也以六百人直衝其麾下戶田重政  
小川赤坐等皆應秀秋與東軍將藤堂高虎織田長孝等三面逼之  
重政為廣皆戰死吉隆隊長湯淺五介退告之吉隆吉隆曰吾可  
以死矣勿使敵傳吾元遂自殺五介到之使侍臣某藏之泥中而  
驢冒高虎陣死吉隆二子吉嶺吉之姪賴繼皆力戰返見空轎相  
泣欲死從者諫之乃走欲守敦賀無肯納者遂走大坂賴繼尋病  
死東軍以秀秋內應乘勢齊進西軍遂大敗秀家怒欲與秀秋決  
關明石守重諫曰君為元帥何自為匹夫行也秀家曰吾不翅惡  
秀秋也輝元不親出秀元亦持兩端事可知矣吾有一死報太閤

家乃走其將長河內某死之秀秋薄義引義引擊走之曰吾雖敗  
不肯卻走以殘兵五百薄東軍而南東軍為勳東將井伊直政等  
追躡又擊走之敵眾尾不止阿多盛治代義引死義引得聞險  
尾嶺而去三成走匿伊吹山散從者曰吾欲自死坂航赴薩摩以  
計再舉也汝等宜伏匿以待時三成遂採拾充饑行四日患泄至  
石橋村就所口索夫某某舍匿之或者戒某曰聞子匿沼部今田  
中吉政在井口素之甚急事露子必逮禍矣農夫曰無之三成隔  
障聞之謂農夫曰吾終不可脫汝盍出告農夫使之遁走三成曰  
吾病矣不能寸步恐累汝汝第速自告農夫乃之井口告吉政吉  
政遣卒捕之初三成之握權也吉政事之甚恭三成既被捕呼吉  
政如故曰吾欲報先君知遇與上杉毛利等俱舉事一敗至此命  
也願得速自裁吉政請之德川氏乃命醫治其疾其父晴成兄重  
成子重家姪朝成皆在澤山自殺長東正家走保水口東兵來誘  
出之迫使自殺僧惠瓊亦被擄皆囚於東營諸將保水口東兵來誘  
獨淺野左京大夫視之憫然脫其短襖衣之曰子雖我仇也同為  
豐臣氏臣吾不忍乘其困加以無禮德川氏聞之曰子雖我仇也同為  
引兵東至草津聞敗還入京師使人謂木下家定曰貴息之華不  
可言也子猶右嗣君則請共守大坂家定曰子先往乃閉門自守  
宗茂遂至大坂使謂輝元曰公苟歸其國將士曰公所以酬豐臣氏  
足矣因勸降德川氏復何議乃欲歸其國將士曰公所以酬豐臣氏  
考十七後陽成

所困獨從二人竄土窟中聞捕者至欲自殺從者止之請其寶刀  
出告東軍以秀家既死獻刀為證秀家至大坂聞其國已覆沒竟  
走薩摩其妻前田氏利長妹也夫歸加賀後數年利長問得其寶  
告之江戶乃責前告者請死釋之島津忠恆請宥秀家死流  
入丈島前田利政據能登九鬼嘉隆據志摩並抗東軍利政除籍  
嘉隆自殺是役也小西行長首應三成及敗陣亂不可禁乃走至  
長為人自殖而薄士不樂為之用也及敗陣亂不可禁乃走至  
糟川逢僧林藏主者曰吾攝津守也吾德女矣僧曰公盡自刃行  
皆斬於京師加藤清正初知三成必舉事止德川氏東行不聽乃  
歸其國逢大坂撤至曰是佞豎託幼主以濟其私也乃發兵攻小  
西氏城邑盡并之會黑田孝高攻略近國因合兵降紫廣門等  
遂臨薩摩島津義久已降德川氏森勝信其弟勝永出小倉走匿  
土佐上杉景勝與伊達政宗最上義光戰而勝之佐竹義宣觀望  
不出及聞上國敗皆降德川氏先是德川氏既捷將入京師諸將  
先進至大津福島正則議曰吾輩知三成舉事非郎君意故右內  
府討之今三成既敗矣內府或遂謀不利於郎君則吾以死拒之  
淺野加藤等皆然之乃入京師德川公至大津置關於日岡以其  
臣伊奈圖書守之正則使使大津為關吏所辱使者復命而自殺  
正則怒以其首贈井伊直政直政驚斬關卒數人謝之正則愈怒  
曰百卒不直一士必得圖書頭如不見許吾將為我所欲為也圖  
書聞之自殺既而德川公入大坂不問秀賴遂大行慶讓削毛利  
輝元之六國放增田長盛於高野真田昌幸與子幸村亦遁高野  
以秀秋功最大封浮田氏故地尋病狂死國除其父家定制邑兒

考十七後陽成

尾

國



他將帥不宜留以貽敵也內大臣慰勞之曰吾童時質於駿河汝  
自參河來侍蓋十二歲矣今何老也留而與談夜已三鼓元忠曰  
明朝早發君少就寢因辭曰臣以此為永訣亦不可知也將起足  
益痺內大臣命侍者扶出目送攬涕而入且日駕發伏見諸第將  
帥在者盡從至天津見京極高次賜物及其諸臣以其弟高知而  
行及石部水口城主長東正家請饗之會其諸臣以其弟高知而  
伯相踵來從得兵五萬沿道將士以次饗之至駿府府主中村一  
氏篤疾瀕死使其子一榮從軍軍至箱根中納言使大久保忠鄰  
本多正信來迎七月二日至江戶七日大饗內外諸將休士馬數  
日下軍令十三條使前部先發三成候內大臣之東也曰吾計中  
矣乃議舉事會大谷吉隆自其邑敦賀將會東師三成使其老樞  
原某要之垂井吉隆問知其故語極原曰治部雖有才而不為眾  
所喜今舉大事誠能推輝元秀家而自下之合其軍以應景勝或  
可徵幸萬一雖然我軍未合而內府返旆則所嚮魚潰矣子將以  
此諫治部也乃至澤山問三成曰子何以克內府三成曰西道豪  
傑皆應嗣君之令當不日會大坂而東北諸國概通於景勝景勝  
糜內府數月而我舉西諸侯長驅踰箱根可以一舉而克是諸老  
所定議也吉隆曰是亦可謂善計矣而吾不保其中也子獨不見  
夫奕棋者乎中手相對算成者勝即遇國手其所為皆出我意表  
矣內府國棋也吾恐其出子之意表也且子舉事有不可者五內  
府少小角武田北條諸豪老於兵機以故大閣之英略終不能加  
焉況於今人乎其不可一也內府國富兵強諸大國莫可較者其  
不可二也內府資望重於諸侯而子以卑位勸力首事其不可三

也內府多能處之勝在昔織田右府選諸家將率圍維其傳時德  
川氏有參河一國而上圖者十九人今又不知其幾倍我將士有  
類之者乎其不可四矣德川氏撫士非一日也部屬精銳義與國  
終始者不可勝數即有死事祿其孤於襁褓士之親附如膠漆然  
我乃以瓦合之師校之其不可五矣有五不可子必止焉三成曰  
我已定約其可止乎且諸大國皆仇內府內府不足畏也吉隆太  
息曰吁子而有此謀盍蚤告我我託送內府率兵從之與長東大  
藏夾擊之可一擊而獲今已東矣是放虎還山也乃辭出既而不  
抑畱西諸侯赴江戶者立花宗茂在柳川得大坂撤其老小野某  
而內府雖握兵不能較西軍之眾前跋後蹙不過保守箱根之險  
等所言之皆其形也吾聞智將勝於無形內府之東必豫知西之有  
變聞變之日即還軍矣且黑田孝高加藤清正在我近地而素與  
諸奉行不善必應內府我宜與之俱進退宗茂終從小野所言孝  
乃勸島津義弘令歸東軍而三成藉口幼主以樹私權不可與也  
清正又諭小早川秀秋秀秋嘗為三成所讒獲罪於秀吉以內大  
臣救之乃得免嘗思報效其從母北廳氏又戒勿負內府而諸奉  
行陽推奉之秀秋亦陽應之三成議收諸將擊於城內以爲質遣  
兵諸邸取之池田輝政妻爲內大臣女加藤清正娶水野忠重女  
與黑田長政妻並爲內大臣養女其族人畱守者皆以計脫之細  
川忠興妻明智氏使其婦前田氏先遁而畱守者皆以計脫之細  
火自裁三成懼而鼓兵使人入西城諭佐野正吉十四日正吉出

考一七後陽城

諸姬侍自奔伏見毛利輝元入居西城於是侯伯會大坂者四十餘人為應援者三十六國乃議引軍東下合增田長盛遣使伏見諭鳥井元忠曰大兵東下將先攻伏見城本豐臣氏之有也子奔而東誰得誹議吾受內府眷顧又與子親善故相告也子速決計元忠與三將答曰我知受君命而守不知聽他人令而走也足下誠念寡君之願乎則當見勉厲今乃示以走路殊非所望德川氏不吝於人而我輩特受此任固決志於死雖有百萬敵不敢逃避請速來以試我鋒使再至有刀而已乃馳使關東告變事二十日浮田小早川島津鍋島等十將軍合兵四萬來攻城僅二千元忠盡焚城下街市謂諸將曰吾與諸君以寡兵守大城不可相救各守其所死而後已乃命酒訣飲分陣而守木下勝俊在城內不自安而出佐野正吉請入守內藤加長辭曰子不可俱守者正吉曰我日棄大坂者以諸姬故耳我將死於此以明我志乃納之茶商上林政重素受我眷願亦請而入城以茶笥為號秀秋義弘送款於元忠請入城俱守元忠不納諸軍乃圍城松平家忠出戰不利乃收兵固守大坂兵乃別攻細川藤孝於田邊伏見受圍之前日中納言發江戶其明日內大臣繼發行四日至小山而伏見使者至內外大驚中納言自宇都宮還少將秀康自結城來親信將士皆會焉本多正信曰從征諸侯其質盡在大坂必不為我用為今計者宜盡罷歸之而獨與諸舊臣固守四疆焉眾多然之井伊直政進曰德川氏取天下正在於今日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殃蓋速返大旆掃蕩羣雄區區保一隅臣所不知也作色而出秀康曰直政言是也宜留一要將而舉軍西上內大臣曰然使秀康出迎直政入畢前議曰臣下合盡會諸侯於小山使井伊直政

本多忠勝傳命曰大坂將與景勝通謀關西大亂彼執諸賢子而託言於幼主諸君縱知其奸亦情義之所難違也即欲歸西軍者宜速解去吾毫無所憾焉當資其芻糧送而達之諸將相目未有所答福島正則進曰三成首事非幼主所知臣等焉受其顛指以敵於足下哉願充前驅殄滅姦黨淺野左京大夫與黑田長政池田輝政細川忠興加藤嘉明等皆贊其議曰吾曹從足下固不願妻孥內大臣悅饗之使人問曰東西受敵我馬首所嚮先東乎抑先西乎諸將答曰西哉正則引滿屬長政曰近日必以三成行長頭為下酒物內大臣出而謝諸將諭曰公等先行我亦當繼往因謂德永壽昌曰子知兵矣今日之事勝敗如何壽昌曰雖諸侯伯舉敵足下而各自爭威號令不一敗形已覩矣內大臣曰然凡勝敗之決在於元帥我雖無似又更事者諸君苟聽我約束吾平天下不出五六日矣即賜壽昌馬以為鄉導賜正則驪馬以為先鋒直政忠勝請間曰諸客將之意未可測也藉第令無他使此輩下手以得成功異日必曰我輩取天下以授德川氏臣為主公羞之請以臣等充監軍當率以往焉乃許之諸將將發皆獻誓願效力西討何畱守為內大臣曰汝年少不知畱守任重耳且諸侯置質江戶非汝莫以繫羣心秀康猶不肯內大臣叱曰汝畏景勝邪秀康乃頓首曰兒畱矣苟許兒以大將則不使景勝出大河一步大人勿復憂正信進拊其膝曰壯哉郎君無論為大將內大臣濺泣取一甲授之曰是我少小所被未嘗示背於敵今以附汝也秀康拜辭以萬人陣於宇津宮令東北豪傑皆受其節度初佐竹義宣觀望兩端陰遣梟將車猛虎率兵救景勝及西事作益修

考十七後陽城

守備內大臣使人詰之曰子撫四萬之眾無一人東馳者我不能無疑苟不懷他心則速擊會津且納質焉答曰僕於足下素無怨仇何有他心哉至若妻子盡在大坂無復可納者諸將請討之內大臣曰且置諸上國本也東鄙末也苟覆其本末不患其不靡矣乃使平岩親吉松平信一統下總諸豪以備之初伊達政宗在大坂請先馳歸以備會津內大臣笑曰子又發故態乎事平當賞以地慎勿遽戰政宗誓不貳主稅曰內府有別命使公君臣熟議三日而後告之政宗請速聞之不荅明日固請乃荅曰內府使謂公曰吾雷兵宇津宮而西上公收兵退守其疆彼慮其後不敢尾我我捷西軍而來可夾而殲之政宗曰吾力戰取此城曷可遽棄之宜乘勢入會津主稅曰是內府所以丁寧也勝敗不可必苟有敗衄適張敵勢四近皆叛翼而西鄉其風豈易過乎願熟思之公苟聽從寡君更有密旨政宗沈思久之乃問曰密旨何如主稅附其耳語曰事平以會津百萬石附公政宗大喜使人送至小山乞印信收兵歸大崎最上義光素戴內大臣則首攻會津率東陞諸侯者內大臣皆下令禁戰於是東事處置盡定乃使西征諸將以二十八日發小山當是時天下將士東西嚮背來往如織而父子兄弟分處兩地者迭懷危疑訛言沸騰內大臣使召還黑田長政謂之曰卿謂正則之心如何也荅曰臣保其無他即有他臣控掣之乃賜長政鎧胄遣之生駒一正峰須賀至鎮九鬼守隆其父皆在西軍內大臣雷之不遣已而一正父近正至鎮父家政皆送款守隆亦固請歸志摩招其父嘉隆乃皆遣之山內一豐之室自大阪還之曰猶觀也一豐又諗堀尾忠氏曰子何以表志忠氏曰欲納城一豐曰善乃自納其挂川城先是忠氏父吉晴受內大臣命自濱松赴越前將守其別邑府中途遇所知利井重茂者與俱至刈谷刈谷城主水野忠重饗之卒為重茂所刺吉晴驚立斬重茂重茂石田氏所使也報至小山曰吉晴殺二人內大臣不憚眾欲執忠氏中納言曰吾識彼父子為人必謬傳也已而得實遣忠重子勝成還撫其眾而忠氏首發納城之議一豐既納挂川忠氏亦納濱松中村一榮納駿府有馬豐氏納橫須賀池田輝政納吉田田中吉正納岡崎福島正則納清洲乃令諸舊臣代守焉海道於是闢而山道未闢本多正信建策擢木曾氏遣臣山村良勝于村吉晴歸徇木曾盡逐西吏命遠山友次徇東美濃取其故邑西尾光教以美濃兵來歸真田昌幸以信濃兵叛去昌幸長子信幸素受我眷顧固諫之昌幸使之赴小山而自與次子幸村西走夜過沼田沼田信幸邑也欲入見其婦婦本多氏忠勝女也辭曰良人不同歸是必有故妾不敢私開門欲見其子曰公欲抱孫何必今日遂命士卒乘陣昌幸不能強去歸上田厲兵以俟我軍我軍分爲二內大臣由海道中納言由山道令定未發內大臣乃赦淺野大野土方三人以土方雄久與前田利長有姻遣之北陸助利長使發兵扼越前令富田知信稻葉道通等就封伊勢各自爲守又發間使于書於黑田孝高加藤清正遙授方略使統西海將士以撓西軍之後孝高益以書諭小早川秀秋歸款於我秀秋自伏見送書小山謝曰僕發策前來上國本將會於東征不圖爲賊所要共攻伏見勢不可獨異請俟大旆來倒戈以償前罪初西軍向伏見

考十七後陽成

三

見以為當一鼓而取也已而我諸將捍禦不屈敵益用大礮巨煩  
攻擊十晝夜城中有甲賀人長束正家部兵與之相識浮田秀家  
命射書於城上誘其內應曰不聽則礮汝擊入月朔甲賀人縱火  
松城西軍爭登秀秋逼名越堡松平家忠松平近正力戰死之島  
津義弘逼西堡內藤家長開門而射磴十餘人被創退入作書附  
一卒曰汝潰圍達之關東遂縱火自殺其子小一郎與安藤定次  
佐野正吉山岡甫安皆死之外城已陷鳥井元忠之卒勸其自殺  
元忠曰未也殺敵一人亦非報國乎乃嬰壁亂射殺傷過當敵發  
火箭焚樓櫓隨撲隨燎元忠知不可守麾兵二百開門血戰七合  
七克敵眾羣進我兵皆斃至廩養之卒無不戰死元忠杖薙刀踞  
階而息敵入雜賀重次進欲擊之元忠曰吾本城大將也授汝首  
重次橫槍揖曰僕豈敢君請自刃元忠乃使重次釋己鎧自割腹  
而死年六十二重次到而裹之并諸將首傳於大坂賈人某竊元  
忠首葬之知恩院是日我前軍發江戶內大臣發小山四日至江  
戶得伏見之報哀慟恤戰死者皆令襲封米澤口諸侯聞伏見  
陷內大臣歸江戶也疑懼引還越後諸侯亦收兵自保越後人應  
景勝者亦收入津川上杉氏將士請尾擊內大臣景勝不敢許其  
將士竊相賀曰內府西顧狼狽而回我勝必矣獨杉原親憲有憂  
色曰內府回軍非不得已也內府若勝則我公何以獨立乎初內  
大臣之赴小山也遺其軍麾中路覺之從騎欲馳歸取之內大臣  
曰無以為也命伐道傍竹篠為麾柄取紙手裂之束於柄端試揮  
之者再曰如景勝者用此而足矣及發小山擲之地曰此亦無用  
矣石田三成遺書真田昌幸報知上國之捷轉致會津且曰內府  
分兵守營內十餘城與上杉佐竹相持焉能歷二十日行程而來

上國哉即能來乎邀之海道擊而擒之耳子善守山道諸老皆欲  
賞子以信濃也昌幸喜益治兵三成等又遣書北陸數招前田利  
長利長不應大谷吉隆導京極高次及齋坂朽木赤坐小川諸將  
入越前長東正家導毛利秀元及長曾我部等入伊勢中納言織  
田秀信在美濃岐阜介居東西衝要之地西人誘以大封秀信欲  
應其臣諫曰豐臣氏嘗負我德川氏嘗助我宜以今日決去就焉  
前田玄以為京師所司代亦教其歸東軍秀信弗聽終為西人城  
守氏家行廣以桑名羽柴勝雅以神戶九鬼嘉隆以鳥羽岡部某  
以龜山丹羽長重以小松青木一矩以北莊山口正弘以美濃修大  
皆應西軍西軍總十八萬騎其圍伏見者引而東下入美濃修大  
垣城以為根據使四近將士砦於犬山以援岐阜十一日三成先  
入大垣以迎諸將警聞至江戶者項背相望內大臣曰我已虛置  
之矣舉動如常十三日我監軍井伊直政本多忠勝引前軍二十  
七將騎卒五萬至清洲距大垣七里相持未戰毛利氏前部攻阿  
濃津城城主富田知信受東命固守不下夜出擊敵將長束正家  
走之我將德永壽昌與市橋長勝攻福東高須二砦取之以絕大  
垣桑名糧道而大垣兵日加我軍有流言前軍諸將與敵通款二  
監數返使江戶促內大臣親出欲以鎮軍情不獲命十九日村越  
吉直衛命而至二監迎問其旨吉直曰稱疾不出耳二人大驚曰  
子慎勿將此命果將則諸將解體矣因私改其命授之且日會諸  
將而引吉直吉直心竊謂二監所言主公豈有不知乎我素以率  
直名而特受此命者取我不枉其言也乃言於諸將曰內府言諸  
公久屯良苦吾有寒疾不可速去二監失色諸將默然加藤嘉明  
曰臣聽命福島正則曰何謂也嘉明曰吾曹與敵對壘未嘗出戰



大旆之不西上亦宜乎正則拍掌曰然眾遂議進取正則曰岐  
阜兵眾而阻木曾川未易攻我聲言攻大山則彼必分兵援之我  
則逼岐阜則將留藤堂高虎黑田長政等備大垣大山令福島  
二監乃部署諸將出其面池田輝政亂河田渡出其背諸將分隸之  
正則涉尾越川出其面池田輝政亂河田渡出其背諸將分隸之  
兵各萬餘正則以河田上流路捷欲自赴之以先諸軍輝政又以  
出敵背為恥二監論正則曰公已受先鋒之任誰能爭之但公主  
本州舟筏可辦池田不然也論輝政曰公德川氏之婿當務利其  
翁何悻悻然與眾人爭尺寸乎二人乃服岐阜人聞警請堅壁以  
破之攻北門正則攻陷竹鼻若攻南門城兵善拒不可拔淺野左  
京大夫與一柳直盛等攻其別堡堡險而階左右泥淖大夫老望  
淺野右近生長美濃詰其地理蹊田而先登揚徽於壁上大夫望  
之曰右近不可亡也馬上揮槍身先士卒皆奮奪壁而入斬  
城將南部遠山以下五百人餘兵走城城中驚擾諸將因爭登秀  
信遂乞降逃奔高野正則與輝政爭功欲闢二監折之曰以私忿  
忘公事誓辭之實安在二人服而罷犬山敵聞敗而懼成將加藤  
貞泰與竹中重門關一政皆拔歸我軍自餘諸將皆遁大垣敵聞  
我攻岐阜即出援之島津義弘石田三成陣呂久川遣三千人進  
至合渡長政高虎等謀知之相謂曰是吾輩任也乃分道而渡天  
方霧蔽兵不覺諸將急擊敗之追北至呂久川義弘曰前軍雖敗  
吾與子整兵橫擊則勝三成曰敵兵銳進岐阜蓋陷矣吾已不能  
援何可當新勝之鋒乎收敗兵俱還大垣高虎族高政進至赤坂  
論居民使安堵諸將繼至止舍定為頓軍之地南與大垣對會津

田秀家至自伏見三成迎而犒之推為元帥秀家曰敵兵戰疲  
入客地吾乘夜襲之以逸擊勞必得大利矣三成曰當與島津小  
西議秀家曰兵貴神速何議之為吾獨出決戰耳三成止之曰島  
津小西皆以為地勢沮洳不便夜戰且夜戰以寡擊眾者也今以  
眾擊寡何必如此此今毛利參議在伊勢安藝中納言在大坂其  
盡至合軍決勝秀家曰我軍盡至則敵軍亦盡至勝其可決乎雖  
然子稱老輩之言吾後生也不敢違焉唯子勿悔之乃入大垣小  
早川秀秋自伏見至高宮稱疾不前三成等疑之使人往議事因  
刺之秀秋覺不見於是稱疾愈來至美濃不敢入大垣大垣羣帥  
以岐阜陷召伊勢越前之軍毛利秀元長束正家等再攻富田知  
信知信堅守累日上野城主分部光嘉奔城來歸與俱守知信妻  
有勇翼夫而戰其邪已陷嬰守內城於是敵使僧興山入諭致城  
不聽強而後聽秀元正家乃入美濃秀元族將勸秀元歸東軍遂  
陰送質大谷吉隆數誘前田利長利長不應與弟利政拔大正  
寺進至細呂木欲攻北莊謬聞東軍敗於海道乃退還小松兵於  
淺井暇力戰而還吉隆與京極高次等取大正寺府中於是亦入  
美濃高次素歸心於我欲城守大津故遲回不發發坂以下先發  
亦已通款焉而吉隆不知也使之陰備秀元屯於南宮山秀  
秋屯於松尾山皆在大垣城西島津義弘屯於城東城北有長松  
砦砦將某為西軍守及我軍至赤坂棄守遁二監遣一柳直盛守  
之益旗幟張疑兵又遣水野勝成守會根砦為其聲援西軍聚議  
不決我軍亦以敵兵眾盛不敢出戰日埃內大臣至內大臣得村  
越吉直之報大喜乃命榊原康政輔中納言以兵三萬西上以二  
十四日發下野直出山道間日得岐阜捷報使人轉告東陸諸國

賜書正則輝政以下賞之曰且勿戰以待我出命異父弟松平康元及石川家成畱守江戶五郎信吉及松平康直畱守其西城遂命諸城畱任九月朔內大臣親將發江戶酒井某村串某拳金扇馬表葵章白旗在馬前近藤秀用大久保忠教掌槍渡部守綱伊奈今成瀨正成安藤直次等十五人為弓銃隊長下野守忠吉以下親屬將領二十餘人兵凡二萬五千石川家成白曰臣聞星家之言今歲西方塞矣請避方而發內大臣曰西方塞則我擊而首者緒釋屬道而東北空虛宇都宮軍中訛言會津悉甲南下少將秀康使人言於景勝曰小子受父命居守於此不能從上國軍甚苦無事願與公一戰公能來乎抑小子當往也景勝辭願遣兵北攻山形最上義光伊達政宗與之對守堀秀治聞岐阜陷大軍西上乃攻取津川前田利長將會大軍發兵復攻小松小松既通款乃攻大正寺逐敵守兵遂招北莊會前田利政以能登叛乃不敢進京極高次守大津西軍三萬攻之不能拔細川藤孝守田邊與西軍二萬相持兩月加藤忠明迎擊毛利氏軍於伊豫加藤清正攻小西氏於肥後黑田孝高攻大友氏於豐後迭有勝敗十一日內大臣不至清洲召直政忠勝於赤坂賞其功勞止軍二日以埃山道軍軍不至內大臣決策獨發十三日至岐阜或獻巨柿實內大臣戲曰大垣落我手矣擲之地使近士爭取之蓋以垣柿國音相通也十四日發岐阜前軍諸將迎謁呂久川上內大臣面褒我軍美濃功遂率諸將至赤坂當是時天下之兵美濃以東者概屬我而東軍以內大臣來士氣大振西軍偵騎走報大垣曰赤坂多白旗得非內府來乎秀家三成等陽大言曰彼方憂上杉佐竹踏躡不進焉得遽來此乎我諸將請乘機攻大垣內大臣曰大垣城壘壯固兵食皆足秀家雖少非暗者也而義弘行長正家吉隆一心戮力持重不出攻之必損我兵矣獨三成輕而恃眾若誘出之外使秀秋秀元誘其後則可一戰塵也我且動軍以試之曰午建大將旗鼓於岡山令諸將少移陣而前三成邀秀家登丘而望曰東軍塵外何也偵騎爭報曰內府來矣諸軍聞之恟懼島勝曰是張聲勢以怵我耳我當乘其動搖擊之秀家曰然藉內府來亦吾所期也吾與治部當以先鋒挑戰勝猛建策設伏於一色村而遣輕銳涉株瀨犯中村一榮陣一榮迎戰有馬豐氏在其傍分兵援之西軍走一榮張左右翼追之內大臣自中軍望見謂侍臣曰式部嘗練兵隊伍可觀也追者渡而進內大臣曰嘻敗矣果遇伏走者皆還我兵不得退內大臣命直政忠勝往收之二人即馳左右指揮自殿而退敵兵不能尾收入大垣大垣諸將會議曰內府來確也何以決勝秀家曰彼必悉銳來攻我守備既具足以待之田邊大津之兵將不日來會安藝黃門亦當繼至我疲敵於堅城之下而內外擊之其勢如鷹鷂之搏鳥雀是全勝之策也三成曰不然今敵兵半於我吾聞倍則戰未聞倍則守也我輩擁大兵征伐關東而坐守孤城不敢出戰天下之望我者皆沮喪矣往年小牧之役太閤過慮當戰不戰終成內府之名今豈可貳過哉諸將負勇者多有持重以疲之而已中納言謀慮深長宜聽從之議未決戰者獨有持重以疲之而已中納言謀慮深長宜聽從之議未決內大臣揣知之乃宣言曰敵不敢出我將置兵而西直取大坂矣皆束裝大垣諸將聞之終決議出戰曰備前中納言出陣關原安

皆束裝大垣諸將聞之終決議出戰曰備前中納言出陣關原安

藝宰相以前軍邀敵薩摩參議自善提山赴赤坂之北繞出敵背  
三成以下分屬三軍胥機合擊擠東軍於呂久合渡及下令治兵  
使人出戒三國之軍即夜島津義弘使族家久入說曰東兵遠來  
眾心未定請今夜潛兵襲擊吾為先鋒衝其麾下必利不利乃赴  
關原為未晚島勝曰詰旦之事吾將再見德川甲背乎對曰僕少仕  
為也三成曰然家久願勝曰子嘗見德川甲背乎對曰僕少仕  
甲斐嘗追之遠江矣家久曰今德川非舊德川子同視之可謂飯  
匕為矩也不辭而出毛利秀元素通於我乃託言不欲為秀家先  
驅三成親往諭之不肯三成乃約曰吾輔浮田君與敵交鋒而公  
橫擊之遂北赴小關村大垣諸將繼發設大炬於栗原山以燎路  
隘隊伍不整又遇雨衣甲皆溼五更而達浮田秀家島津義弘背  
天滿山東向而陣小西行長陣其右大谷隆與平冢為廣戶田重  
尻槽屋石河布施玉置氏陣其右大谷隆與平冢為廣戶田重  
政又陣其右小早川秀秋屯松尾山脅坂安治小川祐中朽木元  
綱赤坐久兵在麓毛利秀元屯南宮山鍋島勝茂長東正家長曾  
我部盛親安國寺惠瓊在麓皆北嚮而陣騎卒凡十二萬八千福  
島氏候吏法齋者走報曰敵出矣正則問何以知之曰臣撥馬矢  
皆溫是以知之正則乃使人赴岡山告之既而長松曾根諸若皆  
上狀內大臣晒曰敵墮我術中矣乃下令軍中部署諸將以福島  
正則為先驅下野守忠吉與井伊直政一本多忠勝為申驅黑田長  
政加藤嘉明細川忠興田中吉政生駒一正竹中重門戶川達安  
等為右軍藤堂高虎山內一豐織田長益津田信成京極高知等  
為左軍降須賀賀至鎮筒井定次稻葉貞通遠藤慶隆小出秀家龜  
井茲知寺澤廣高等為游軍淺野左京大夫池田輝政與中村德  
永市橋有馬金森等備南宮山水野勝成松平康長與一柳松下  
西尾津輕等備大垣內大臣自以麾下為中軍酒井家次居前本  
多康重須賀賀忠政居後騎卒凡七萬五千遣奧平貞治潛赴松  
尾山監秀秋軍使埃戰酣為內應黑田氏將毛谷主水使至中軍  
召問敵數對曰三萬曰我候騎皆以十餘萬告汝何所見對曰臣  
算其鬪士而已內大臣大悅十五日黎明親擐甲不胄而巾上馬  
當下山陣今猶在頂是無慮也內大臣曰然賜忠勝以名馬三國  
驪者遣之自進軍可半里家次以白旗十二旒先行三百步會天  
大霧咫尺不可辨東西之軍遇於關原日加辰而天霽敵諸將觀  
我軍已近欲誘致而夾擊之未敢挑戰忠吉時年十二與直政以  
兵三百踰正則陣而前正則臣可兒才藏誰何之答曰下野公子  
井伊侍從自為斥候也曰候騎不可多直政乃附兵於其老木候  
親冒義弘陣與一驍騎搏墮馬命從兵斬之復進被創直政扞戰  
右京尋至忠勝乘三國驪橫衝敵陣皆披靡其子忠朝正則叱  
騎督義弘行長戰甚力秀家亦擊正則殺傷數百我眾將卻正則叱  
咤豫揀死士十餘自從欲必擊三成先諸將迫其柵斃三成將島  
勝猛吉政一正與三成將蒲生備中北川十郎戰而不利嘉明忠  
興擊其橫吉政等返之左軍諸將自道南進直擊吉隆吉隆與為  
廣重政健鬪我兵不可進時日將午兩軍迭進互退勝敗未決西  
軍數舉烽秀元不敢動秀秋亦不敢應東軍東軍發礮松尾山以

考十七後陽成

試之與平貞治亦促之秀秋乃以兵入千下山平岡重定稻葉正  
成爲先鋒迫吉隆之右不利貞治戰死齋坂朽木小川赤坐諸將  
與我左軍相翼而進信成長斬重政小川氏部兵斬爲廣秀秋  
返戰三面合擊於是內大臣傳令諸軍鼓噪齊進聲震天地西軍  
大動我先驅乘之擊走秀家我左軍既獲吉隆進與右軍夾擊走  
三成斬十郎備中行長之軍望見擾亂欲卻而整我軍乘勝走  
之義弘以一軍東南走正家盛親等皆潰西軍遂大敗我軍乘勝  
追北斬首四萬級原草爲之赤未時戰罷我士卒死傷不滿四千  
將帥無一人死者盡赴中軍效首虜內大臣據胡牀願左右取胄  
左右怪問故內大臣笑曰諺所謂勝而肅胃暴者也乃以忠勝爲  
擢延見諸將忠勝贊曰列侯今日之戰皆絕類離羣矣正則曰中  
務用兵乃過所聞忠勝曰敵脆弱不足較也忠朝來謁刀反不入  
室數寸眾壯之忠告直政裏創而至內大臣起視直政創手注藥  
以其餘賜忠吉直政告忠吉戰狀曰鄙語言鷹之俊者其雛亦俊  
臣於四郎見之內大臣曰發縱者得宜爾秀秋秀元疑懼未至內  
大臣使人召秀秋乃與脅坂安治等來謁膝行而前莫敢仰視正  
則耳語長政曰黃門何醜也長政曰雉而遇鷹固宜如此內大臣  
使秀秋攻澤山自效以小川赤至有罪奪邑放之秀元使使賀捷  
以其父輝元在大坂不敢先謁引而西歸池田淺野等亦撤備上  
謁正則進而言曰足下決天下勝敗於一日振古所無也岡江雪  
日警之猶昏夜向明也盍凱內大臣曰諸君爲我努力得以取此  
大捷而諸君家室皆在大坂吾心未降也不出數日取附之諸君  
然後凱耳諸將聞之有感泣者於是發使者東報捷於中納言及  
少將秀康使直政忠勝西次今須自以諸軍止舍藤川內大臣既

大捷西軍崩潰散之四方四方豪傑莫不震懼旬月之間六十餘  
國盡服於德川氏先大捷四日田邊圍解細川藤孝徒龜山先大  
捷一日大津陷京極高次之高野敵圍二城者或奔或降大捷後  
坂以下攻澤山澤山兵已逃殘黨死守明日直政自城後水道入  
懸令大索諸渠率我軍雷備大垣者聞關原戰作進薄其陣城將  
福原某石田氏戚屬也與熊谷垣見相良秋月高橋等固守不下  
松平康長令鏡卒以鏡代楛破陣而入奪其外郭議曰大師既捷  
是何足損我兵乃緩攻之四日相良以下素通款於是斬熊谷垣  
見以降福原創髮遁尋賜死我軍雷備南宮者奉命追擊多所斬  
獲池田長吉龜井茲矩逼水口獲正家還報以城內貨財賞賜之  
近江人捕行長獻之田中吉政捕三成於伊吹山中獻之十九日  
內大臣募於草津天皇使使勞之內大臣拜謝曰姦人託事擾亂  
天下大臣康賴諸將吏之力得以攘除之四方殘黨當不日來降  
幸勿勞聖慮焉乃命池田左衛門尉福島左衛門大夫淺野左京  
大夫先入京師鎮撫士民且慰問北廳氏大坂聞敗內外失色輝  
元長盛馳使乞降內大臣不荅使大野治長往諭秀賴母子曰近  
日之事吾明知不出沖子也今亂人既獲宜安堵如故於是眾情  
大安京畿帖服而山道軍亦至山道軍以是月二日至小室使眞  
田信幸招其父昌幸昌幸不肯櫛原康政曰彼必夜來嚴備以待  
昌幸果至不敢迫本多正信勸攻之戶田一西爭之不聽六日攻  
之不利乃令小室城主仙石秀久川中城主森忠政備之而西十  
七日至妻籠遇報捷使者兼程以至內大臣怒其愆期稱疾不見

後陽城



中納言垂泣而出康政正信與大久保忠鄰酒井忠利請見亦使  
井伊直政辭之直政素受寵任又為公子忠吉婦翁於是出傳命  
因颺言曰儲君逗撓不及大事公等亦焉得不分責也諸將惶恐  
而退獨忠利謂之曰儲君後期以攻上田爾主公不必深尤子  
何遽詬之為直政曰吾為儲君歎恨不能不言忠利作色曰藉令  
儲君失驩於主公子勳戚也宜彌縫之今乃眾彰其過果何意乎  
願得聞其說焉扣刀而進牧野康成本多成重救解而止眾指忠  
利曰彼今日舌戰過往年武功萬萬本多正純入白曰愆期由於  
正信也願罰正信以著儲君之無過內大臣意稍解二十日至大  
津召見中納言謂之曰為天下猶奕碁也既勝其全局則雖有敵  
子存者何足較輸贏哉汝未聞若說乎中納言曰爾時戶田左門  
諫兒勿以小失大誠如大人所言曰彼微者也故其言不行耳乃  
召一西哀之曰吾使汝言可行矣命為大津留守淺野彈正少弼  
奉命從中納言而秀康子往助之以經理奧羽彈正少弼乃東於是  
辨道之東面獨有秀康子往助之以經理奧羽彈正少弼乃東於是  
一矩於越前數日而捷聞至一矩懼降納質及賂利長受質卻賂  
而來謁內大臣慰勞之問曰弟何如利家囁嚅不敢對內大臣  
曰子安之尊公嘗以子兄弟託於我我豈忘之哉使罷矣命山岡  
景友奉命徇伊勢援福島正賴守長島及捷聞至出兵要南宮敗  
兵擊走之取桑名龜山神戶諸城而來謁內大臣乃遣奧平信昌  
入京師以板倉勝重加藤正次大久保長安為副行所司代事捕  
僧惠瓊二十四日遣直政忠勝率列侯臨大坂輝元長盛復乞降  
不答二十四日中納言入京師二十七日內大臣入大坂遠近屏  
息十月朔命奧平信昌徇石田三成小西行長僧惠瓊斬於六條  
河原併長東正家首梟於三條磔伏見城中應敵者十八人於粟  
田口遂下令伐西南諸國未定者以中納言為大將刻期發軍十  
九日中納言入大坂輝元長盛乞降益力乃放長盛於高野使藤  
堂高虎收其郡山釋其畱守渡部了屬高虎削輝元六國收浮田  
秀家三國浮田氏臣某來告秀家既死而潛使秀家奔依島津氏  
島津義弘之歸自關原其兄義久囚之而乞降內大臣曰我初遇  
義弘父子甚厚何所負而黨亂人是固在所不許雖然吾不忍復  
勞兵乃許其降義久欲來謝會疾作伊集院族亦為亂以故未能  
來也初豐後故主大友義統應西軍欲復其舊國首逼杵築杵築  
告急於黑田加藤氏黑田孝高方以募兵萬人發中津南伐聞之  
赴援與杵築兵合擊破而降之轉攻熊谷垣見氏邑偶得關原逃  
卒縱入其城皆降遂助中川氏攻下大田氏盡定豐後關原逃  
前攻香春小倉踰月皆下之轉入筑前加藤清正援杵築不及乃  
攻宇土八代肥前大村氏始不應西軍於是發兵助清正清亦  
使關原逃卒入諭焉二城皆降薩摩兵援入代至水股而遁去清  
正乃與孝高約夾攻筑後鍋島直茂舉兵應之擊立花宗茂宗茂  
既降東軍孝高清正和之召立花增時行成宗茂乃出面曰公  
等豫知內府必勝非我所及也清正置之熊本遂與孝高徇下毛  
利秀包筑紫廣門邑十一月合二肥二筑二豐兵臨薩摩境上日  
向伊東氏世與薩摩仇攻取宮崎佐土原引兵來會內大臣聞之  
下令告島津氏既下弭其兵以定九國初毛利氏遣將徇伊豫攻  
真崎加藤忠明為兄嘉明畱守與其將佃一成隨方防禦大破之  
長曾我部盛親還自關原因井伊氏乞降許之盛親有庶兄與藤

堂氏善盛親恐其代已迫使自殺內大臣怒遣井伊氏將鈴木重  
好奪其封以定四國初福知山城主小野木重勝與圍田邊城既  
解豫其邑及大捷細川忠興以其父仗請而討之重勝自殺石川  
賴明與圍大津及捷而將其父數正為我叛臣以故不許當斬并  
重勝首梟之細川藤孝之守田邊也以死自矢藤孝長詞學受古  
今集於西三條氏敵將谷衛友等其弟子也陰通款不丸於統朝  
廷恐其學絕傳也遣廷臣諭使行成及聞捷藤孝自愧遁高野京  
極高次亦愧不敢來謁內大臣使人諭高次曰子守孤城使數萬  
敵眾不及於事功亦多矣乃召見之以前田玄以坐視田邊大津  
之難黜之尋徙封丹波入上青木一矩丹羽長重等亦坐觀望失  
邑九鬼守隆初招其父嘉隆嘉隆不肯守隆乃止陣於畔乘及大  
軍西上恐獲罪乃進戰效首級於途內大臣不憚及大捷嘉隆懼  
奔新宮守隆為乞命得允馳使迎之未至而嘉隆自殺真田昌幸  
與少子幸村來乞命不許長子信幸因井伊柳原二氏固請內大  
臣使言之於中納言中納言曰我失關原之期實終身之憾而致  
也寧死徇父不處之死信幸固請曰嚮也臣寧負父不能負君今  
之高野先是關原之報至陸奧上杉景勝大驚急召還山形軍佐  
竹義宣亦懼議降東北亦稍定十二月內大臣與中納言及諸親  
信議曰禍亂略定當裂天下賞有功乃以關東八國立為根本之  
地居江戶城如故以越前尾張近江伊勢封宗族舊臣其餘盡為  
外藩賜加賀能登越中於前田利長為一百萬石賜肥後於加藤  
清正為七十萬石賜備前美作於小早川秀秋安藝備後於福島  
正則筑前於黑田長政播磨於池田輝政並為五十萬石賜豐前

於細川忠興為四十萬石賜紀伊於淺野左京大夫筑後於田中  
吉政並為三十萬石賜丹後若狹於京極高知因幡伯耆於中村  
忠一出雲隱岐於堀尾吉晴土佐於山內一豐阿波於蜂須賀至  
鎮讚岐於生駒一正伊豫於加藤嘉明藤堂高虎並為二十萬石  
賜飛彈於金森可重丹波福智山於有馬豐氏美濃高須於德永  
壽昌伊勢神戶於一柳直盛其阿濃津於富田信幸因幡鳥取於池  
田重恆伊賀於筒井定次信濃上田於真田信幸因幡鳥取於池  
田長吉備中庭瀨於戶川達安豐後日出於木下延俊或益封或  
依舊賜肥前四萬石於寺澤廣高美濃二萬石於西尾光教以信  
濃之邑賞木曾諸士諸降附之國改立其嗣賜薩摩大隅日向於  
島津忠恆為七十萬石賜長門周防於毛利秀元肥前於鍋島勝  
茂並為三十萬石以攝津河內和泉六十餘萬石隸大坂賜越前  
於少將秀康為六十七萬石賜尾張於下野守忠吉為二十萬石  
賜近江澤山於井伊直政為十八萬石賜伊勢桑名於本多忠勝  
併舊封為十七萬石賜美濃加納於奧平信昌其大垣於石川康  
通賜上野高崎於酒井家次駿府於內藤信成濱松於松平忠賴  
阿崎於本多康重增酒井忠利秩為萬石餘各有差外藩以今歲  
發命舊臣以明歲發命乃使中納言入朝告成事令諸冒豐臣氏  
者皆復本姓豐臣氏嘗立皇庶子良仁為太子而非天子意也於  
是欲立皇嫡子政仁詔於內大臣內大臣對曰是非臣所敢議也  
嫡庶之分唯帝心裁之天子即以政仁為皇太子。日本外史十  
二毛利氏五年二月輝元饗德川公於其第修好交盟四月德川  
公伐上杉氏輝元遣廣家惠瓊將兵助之三成就惠瓊言輝元曰  
德川氏將不利嗣君嗣君憂焉將倚公之力以討之輝元乃將兵

考十七後賜城

四萬守大坂增田長盛副之三成自引兵進入美濃秀元諫輝元曰秀賴幼騃何辨賊否大人慎勿惑其言且君與德川盟未幾背之可乎不聽秀元曰然則大人擁秀賴以東伐兒請為先鋒焉則諸將從德川者皆來屬我我勝必矣坐守此地非計也又不聽命與廣家陣賴田徇伊勢攻拔津城聞東西之軍會美濃則北屯南宮山惠瓊與長曾我部盛親長東正家陣山下兵凡三萬秀秋會元送款秀元曰吾家受託於幼弱人棄之歸強國非義也且無家君之命安可自肆乎廣家曰豐臣氏恩澤侯且叛歸東軍況於我款送福原某粟屋某為質長政使之率眾來屬擊西軍以爲信秀元曰我山下軍非從吾降者吾亦不忍擊之唯當按甲不動輝元在大阪聞京極高次以天津應東軍遣元康秀包與立花宗茂等攻之使人入說曰諸將爲嗣君舉義公嗣君姻戚何獨不從高次不肯曰今日之事毛利與德川爭雌雄耳嗣君何關焉於是攻擊益急高次遂致城而去諸將將遂會美濃當是時西軍埃輝元東軍埃德川公相持未戰九月德川公至而輝元未至三成等遂聚議於大垣推浮田秀家爲將以秀元爲先鋒正家惠瓊往參其議還報廣家怒曰宰相代納言統師不能爲秀家前驅已而三成自來請曰毛利浮田分將前後豈有輕重乎廣家終不聽三成曰然則公止軍於此見我舉烽則直襲東軍後明日兩軍皆陣關原德川公猶疑我意分兵當南宮而進陣挑配野惠瓊來見秀元勸之秀元曰軍事委廣家矣惠瓊曰公太閤義子不可須臾忘秀賴何得此推諉之言乎秀元曰吾必如約惠瓊去秀元使人謂廣家曰

東軍諸將其質皆在大坂棄而不顧吾亦欲棄福原輩以應西軍如何廣家不肯已而兩軍大戰石田氏陣烽起正家促秀元秀元欲應之廣家與穴戶元繼爲先鋒其兵皆免胄而坐秀元不得進乃託傳槍故失戰期世人傳笑遂謂不得已之計曰宰相傳槍是時秀秋在松尾山觀望兩端德川氏促之乃自後襲西軍其家老松野主馬怒曰主公何爲此不義之舉小早川氏所未曾有也終不肯戰西軍大敗我山下軍不敢先也乃下山西歸長政與福島秀元宜速調顯輝元在大阪不敢先也乃下山西歸長政與福島正則欲止秀元爲質馳出其前路設帳要而饗之秀元有膺力伴醉勸正則手曰近日見公於大阪矣奮袂而去二人不敢止立花宗茂至草津得關原敗聞返至大阪欲助輝元城守輝元不聽秀包亦返至宗茂欲與俱歸東軍秀包曰吾從納言者也乃入大阪以疾歸安藝尋卒輝元避城居於木津別第削髮稱宗瑞請降德川公德川公與其親信井伊直政密議曰毛利氏右族不可遽加讓削而生死唯命若垂大仁得領周防長門望外之幸也德川公者來曰生盡收其餘六州惠瓊匿伊吹山出依秀元間其通東軍大喜許之盡收其餘六州惠瓊匿伊吹山出依秀元間其通東軍去匿鞍馬聞吉川氏來索又出匿本願寺子院近江樂鎮素與之惡以告東將與平信昌信昌遣兵捕之從者輿載走東寺追兵已迫從者度不可脫隔輿刺之返關皆死惠瓊未殊遂就縛十月朔與石田小西長束等皆梟首京師輝元徙長門治於萩城食三十萬石不與公設送其子秀就爲質

**四裔編年表**

英舶來 日本國志是年荷蘭船至和泉界浦英人從至皆乞互市

日設館居之時時引見詢外域

風俗越十年後船至乃載還

辛二十九 慶長六年 日本國志是年呂宋船亦至德川家康給以和

漢年契家康東征佐竹上杉等請降 日本外史十一月武田氏上杉

長又擊卻之政宗轉濟逢隈河攻梁川城將須田大炊設四伏而

與戰破之四月政宗留兵備須田而返攻本莊本莊出距松川侮

敵不備政宗乘曉而濟擊敗之本莊走入福島須田聞之濟逢隈

川破其兵遂襲政宗軍後與本莊夾擊走之景勝乃自將而出政

宗驚舍其軍獨與十餘騎間道走白石德川公既克石田氏天下

歸之景勝因秀康謝罪德川公使人來促其西上景勝即治行將

士皆危而止之景勝曰吾豈可再負乎七月至伏水謁見八月國

除獨食米澤三十萬石宥兼續罪賜五萬石。日本外史二十一

德川氏四六年正月內大臣在大坂西城中納言在二城入見秀

賴於牙城列侯諸將盡朝西城賀正先是修伏見城三月成徙焉

莫復舉其禮內大臣動勞擬以大將軍大將軍之拜自足利氏亡後

言為大納言陞從二位下野守忠吉敘從四位下任侍從舊臣多

進爵者於是西事既平使大納言往平關東諸國四月發伏見

歸江戶佐竹義宣懼討迎之品川謝罪請降使往伏見請之於內

大臣內大臣曰乘時舉事英雄之常不足深咎也獨觀望兩端者

可鄙之甚故吾憎義宣過於景勝乃不許見使就第俟罪景勝屢

因少將秀康謝罪秀康以為景勝方失勢乘之非武因為請納其

降內大臣許之七月景勝來謝伏見八月收其會津一百萬石賜

米澤三十萬石以會津賜蒲生秀行食六十萬石伊達政宗藉大

捷之威數侵上杉氏違密命又誘南部反臣和賀忠親作亂及事

不成殺忠親滅口乃停前約割上杉氏地十二郡六十二萬石賜

之加最上義光堀秀治之封命二人率南部戶澤本堂村上溝口

氏擊平會津城邑未服者會津之老直江兼續初與石田三成定

密謀本多正信請特加刑內大臣曰與此謀者豈獨一兼續吾蕩

滌天下何必介介也釋不問九月召前田利長任子利常冠之遣

歸以成嘗欲聘之不就尋應淺野氏之招至是內大臣數延之諮問

考十七後賜城



地以大番土人更成之十一月內大臣乃歸江戶尋使大納言居  
牙城而自居西城天下牧長請朝於江戶辭不許先是以本多正  
信內藤清成爲副賜與平家昌以宇都宮食十萬石四裔編年表鑄大  
山忠成爲副賜與平家昌以宇都宮食十萬石四裔編年表鑄大  
小判定五十三驛建伏見學校日本國志慶長六年島津義弘奉  
將軍命遣島原忠安送被掠人二十餘口於明明厚遇之爲許歲  
通二商船於坊津界商伊丹某聞之遂結奸細要之疏然明船後  
不果至

壬三慶長七年日本外史二十一德川氏四七年正月內大臣進  
寅十慶長七年從一位大納言進正二位前田利長請朝江戶以  
爲天下之率自山道東下內大臣避之京師留大納言當之利長  
至大納言親遊之於板橋待遇甚渥利長喜出望外乃就第獻名  
刀馬鷹金百枚旦日入謁大納言出坐前殿諸將羣臣左右臚列  
債者出延利長坐之下坐尋行饗禮賜名刀一口金百枚銀千枚  
時服百領遺之利長遂赴伏見謁內大臣而去三月內大臣適大  
阪賀正尋還伏見後以爲常四月賜島津氏印信島津義久既平  
國內反者欲與疾入謝反者復起不果五月朔內大臣入朝二日  
朝皇太后因畱在京師六月奏請剪南都黃熟香天使來莅本多  
正純掌其事八月生母水野氏卒爲建傳通院十月內大臣歸江  
戶十一月復赴伏見十二月島津忠恆盡平國內亂來謁謝其禮

緩之罪先是前田利長告浮田秀家未死乃召浮田氏臣嘗告其  
死者詰之告者請死內大臣嘉其忠祿之於是忠恆白曰秀家實  
在臣所彼爲閣原渠率天下所不容雖然窮來投臣臣不忍殺願  
幕下枉包容之乃宥死一等流之入丈島以明年赴配所是歲春  
井伊直政卒直政以關原功首賜石田氏故邑居於澤山尋奉命  
爲庶人以其父義重乞哀仍收其常陸入十萬石賜出羽秋田二  
十萬石收其弟貞隆之岩城賜出羽龜田以秋田氏不從關原之  
役收其國賜常陸赤戶命松平康重檢常陸地佐竹氏將車猛虎  
作亂襲水戶康重豫知之邀擊擒猛虎是歲冬小早川秀秋卒無  
嗣收其備前以其老稻葉平岡氏嘗有功於關原召而用之內大  
臣欲賜神原康政以水戶辭曰臣有罪於關原之役免罰受賞臣  
所不安臣邑密邇江戶緩急得以致身不可徙也遂馳還館林本  
多正信使人止之不聽於是封五郎信吉於水戶二十萬石以其  
舊封佐倉封七男忠輝以岩城賜島居忠政食二十萬石以  
酬其父元忠死義自關原之役至於此賞罰略畢天下大定  
癸三十慶長八年日本國志是年始設長崎奉行官專司外船和  
卯一慶長八年日本國志是年始設長崎奉行官專司外船和  
漢年契秀賴任內府日本外史十七豐臣氏下八年三月德川公  
月將軍以其孫女妻秀賴命且元迎之令大阪加且元封四裔編  
萬石且元以嗣君幼辭不受尋如江戶將軍面諭勿辭封四裔編  
年表家康爲征夷將軍日本外史二十一德川氏四八年二月天  
皇詔以源家康爲征夷大將軍進右大臣

兼消和獎學兩院別當補源氏長者賜隨身兵仗十二日大納言  
藤原兼勝參議藤原光豐以傳奏司奉詔書就伏見拜焉少將秀  
康進參議敘從三位其餘戚屬將吏敘任有差二十二日入朝拜  
命井伊直勝本多忠勝等十餘將騎從與傍參議德川秀康參議  
細川忠興參議京極高次少將池田輝政少將福島正則爲後乘  
獻白金萬兩皇后皇太子及宗室百官皆有贈遺天皇賜之酒曰  
天下亂久矣汝能略定之朕勤汝功使舉乃祖之職宜統我師以  
鎮護王室大將軍稽首曰家康雖不才敢不服膺王命禮畢而出  
文武庶僚悉詣二條城賀之大將軍初捷於關原即使永井直勝  
就細川藤孝諮室町禮式於是又與藤孝議禮是歲春封七男忠  
輝於信濃川中封八男義直於甲斐義直幼未之國使平岩親吉  
攝其國事徙川中城主森忠政於美作加其封三月西道牧長盡  
朝江戶四月大將軍還伏見時豐臣秀賴爲內大臣年已十一大  
將軍欲以孫女妻之六月大納言使夫人淺井氏攜女赴京師七  
月使大久保忠鄰送女於大阪黑田長政以弓銃手三百衛之大  
將軍聞之弗釋豐臣氏素尚奢華於是欲以白綾覆城內道途片  
桐且元曰德川公不喜此等事趣撤之婚既成秀賴不妻視之淀  
君不婦視之使福島正則密徵西諸侯誓書十月大將軍辭右大  
臣尋歸江戶十一月大納言右近衛大將補右馬寮御監先是水  
戶城主信吉卒無嗣封九男賴宣於水戶是歲召井伊直政遺腹  
子直孝建日本橋罷講書之禁

甲三十 慶長九年四裔編年表山田長政入新羅與韓和親築一

里嶽日本外史二十一德川氏四九年二月令東北三道定道程  
皆微之三月大將軍入京師六月入朝七月大納言夫人淺井氏  
生男家光於江戶大將軍授其幼字呼竹干代是歲藤堂高虎倡  
議使諸侯置邸及質於江戶相良氏首納其母眾繼之是歲黑田  
孝高卒關原之事孝高之計居多其定九州不妄戮一人既而告  
老謝絕世事大納言比以漢張良及卒殊悼惜之自關原之捷德  
川氏威溢海外紅毛安南諸國皆來貢而松前慶廣奉教旨約東  
蝦夷先是將軍謂對馬守宗義智曰豐臣氏伐朝鮮非我知  
我與彼皆無怨仇彼苟欲入貢我當許之然非自求和予體此  
意往試計之義智之國遣使諷之朝鮮朝鮮苦明人來成也欲速  
成和然喜懼相半是歲使孫文或等來對馬請入見且求還其俘  
囚義智馳使報之大將軍答曰明春吾父子將入朝卿率  
諸京師以候義智如其教板倉勝重受旨館之大德寺  
乙三十 慶長十年和漢年契德川秀忠爲征夷將軍日本外史十  
已三 十年四月秀賴遷右大臣將軍讓職其嗣子秀忠五月前將軍在  
京師諷北廳使秀賴來見淀君母子相依不欲分離又恐其有變  
固辭不遣○日本外史二十一德川氏四十年正月大將軍入京  
師二月見韓人於伏見令諸道檢韓俘返子謂義智曰吾將老矣  
貢使來致之江戶又曰吾欲舉鎌倉禮使右大將軍賀期在近矣  
宜爾韓人觀其儀衛乃賜義智邑於肥前三月大納言率上杉佐  
竹伊達最上氏西上特命鳥居忠正爲後殿仗執載途者十有七  
日先入伏見遂入朝拜大將軍命四月大將軍奏請辭職優詔許之

考十七後陽城

且欲遷為左大臣固辭而還十六日詔以源秀忠為征夷大將軍  
遷內大臣陞正二位仍帶舊職弟忠吉進三位中將弟忠輝任四  
位少將十日入朝拜命東諸侯及前田毛利島津氏盡從自是世  
號前大將軍曰大御所五月前將軍諷豐臣秀賴使入朝淀君性  
猜忌固執不遣少將忠輝奉命往告襲職焉六月大將軍歸江戶  
七月課諸侯十餘名重修伏見城十月前將軍歸江戶十二月養  
神原康政女妻池田利隆又謂異父弟松平定勝曰島津淺野皆  
冀與我結婚汝二男皆已可有室矣宜使長男娶島津次男娶淺  
野定勝奉命是歲令金工光次更造方金初上杉氏有佐渡毛利  
氏有石見皆出白金然不能多鑄造豐臣氏收佐渡亦無大利及  
前將軍收二國使甲斐人久久保長安掌之居二歲得數萬斤長  
安又採於伊豆其利亦等乃因豐臣氏故制造金幣次年又鑄新  
便之

四裔編年表始種煙草

丙三十一 慶長十一年和漢年契築江戶城四裔編年表停鑄永樂  
午四 日本外史二十一德川氏四十一春前將軍建白禁廷狹隘

錢不可行朝儀遂課天下侯伯修拓之各刻名於礎參議秀康掌  
其事秀康尋遷中納言又大修江戶城使藤堂高虎率池田福島  
加藤黑田淺野細川等十五姓助工三月前將軍赴京師五月神  
原康政卒命子康勝襲封九月賜島津忠恆松平氏及偏諱改名  
家久自是諸藩多賜氏是月江戶城成宏壯稱天下第一藤堂氏  
以功賜備中地萬石其餘有差十月前將軍歸江戶是歲封十男  
賴房於常陸下妻食五萬石為少將忠輝娶伊達氏罷內藤清成  
青山忠成奉行職以安藤重信代之徙駿府城主內藤信成於長  
濱○日本國志慶長十一年德川秀忠為將軍禁用永樂錢猶用  
京錢京錢漢古雜錢也足利氏時屢乞錢於中朝永樂錢銅質純  
良流通全國以一當古雜錢四一貫當黃金一兩而民間往往爭  
取鬪訟沿用蓋二  
百餘年至是停之

丁三十 慶長十二年和漢年契朝鮮入貢

末五 道及畿西諸國城於駿府前將軍嬰疾昏倒既而愈有訛言二月  
乃張四部散樂下令縱觀前將軍將軍率諸侯臨焉訛言立止先  
是將忠吉有疾少閒來江戶寓大久保氏三月忠吉卒無嗣徒  
義直於尾張食六十萬石令平岩親吉居犬山中納言秀康為伏  
見直守是月以疾調歸兩月而卒秀康武而善政內外惜之其子  
忠直襲封後任少將次子直基繼結成氏三月前將軍老於駿府  
以松平定勝為伏見守以井伊直孝副之先是韓囚歸其國說  
我新政韓主心嚮之五月遣使者呂祐吉等入貢詣兩府自是每  
將軍禪代輒來承為我屬國兩將軍奏宗義智之功為四位侍從  
比十萬石前代外國書信皆委僧侶於是命博士林信勝掌之是  
夏課東北諸侯作江戶天主閣十月前將軍之江戶舉西城府藏  
既將軍又設茶會而招將軍以上杉景勝佐竹義宣伊達政宗為  
接伴皆手賜茶當是時兩公數臨諸侯邸  
每極歡焉十一月前將軍還駿府城災  
戊三十 慶長十三年日本外史十七豐臣氏下十三年二月秀賴  
申六 患痘福島正則自安藝馳至日夜看護先是

正則謂結城秀康曰公太閤養子於大阪郎君為兄弟將軍百歲後公善遇郎君老奴亦當竭力周旋秀康疑其有異志絕之○日本外史二十一德川氏四十二年再城之三月成九月將軍率諸侯往賀馬自是兩公往來二府而豐臣氏以下歲使使駿府賀正徙封松平康重以其地形不足以扼山陰乃改城於彼山謀藤堂及池田福島加藤淺野氏○日本外史十二毛利氏輝元既養秀元而生秀就及就隆德川氏欲分長門於秀元秀元辭之退居長府以攝國政會其室卒德川公養松平康元女繼之十三年又以其孫女妻秀就秀就時為四位侍從○日本國志是年呂宋船抵浦賀求直至關左又請通商船於其國皆允之

己三十 慶長十四年 和漢年契義久取琉球

西七 義直之國前將軍送之二月歸九月徙脇坂安治於大洲富田知信於宇和島以伊賀伊勢二萬石賜藤堂高虎治於阿濃津比勤舊之臣先是廷臣有結伴姦淫者前將軍奉敕命板倉勝重按治之十一月誅其首罪一人流竄其餘十二月封賴宣於駿河遠江五十萬石治於濱松徙賴房於水戶是歲諸侯多造戰艦先是戶令其會同者雷期年而去著為永制禁西諸侯多造戰艦先是島津家久奉教招琉球琉球不至請而討之是歲春遣其將新網一氏將八千人南伐樺山久高為先鋒抵東求島執琉球兵三虜特不置兵我軍放火豬山而上進奪揚喉難戰於千里山不別

轉攻朝築城拔之琉球王尙寧使其弟具志來乞降不許五戰而十國都擒尙寧及王子大臣數十人而嚴禁鈔掠安撫國民以六阿媽港皆見誘殺其三人潛逃歸告之是歲港人二百至長崎幕府命原城主有馬晴信助長崎奉行長谷川藤廣擊慶港人後二歲其大人來謝乃給印信許互市○日本國志是年將軍秀忠又給印票於澳門葡商於荷蘭於英吉利均許互市長崎奉行入謁德川家康曰現今市易繁昌漢洋麇集外船繫泊至八十餘艘家康大悅當是時安南暹羅東埔寨以外南洋諸島及西歐各國通商者凡十許國皆給印票旋定以長崎為互市場禁進他港庚三十 慶長十五年 日本外史十七豐臣氏下初秀吉造金馬數須十五年秀賴以東旨再興方廣寺以繼先志以且元監役所費鉅萬多鎔金馬充費是時關東工役數起福島加藤淺野池田諸家每助其役清正赴江戶多率士卒又必過省秀賴因置邸於大坂如故凡邦俗男子必剃其鬚髯而清正長髯自喜前將軍使二親將以其私謂之日以予觀於公戎服著銅面有髯以爲之大阪耶然無有搖撼之患撤大阪耶是棄太閤舊和漢年契築尾州城日本誼不以兵自從緩急不及事皆不可去也

外史二十一德川氏四十五年正月將軍以內藤忠重為嗣子傳松年正綱子信綱阿部正次子正秋為侍臣二月將軍適駿府先是堀忠俊之宰堀直清專政讒庶兄直寄逐之直寄奔訴之駿府閏二月兩公親聽之直清詞屈放之山形放忠俊岩城封直寄於



信濃飯山以越後封少將忠輝併舊封為五十萬石治於福島尋  
遷高田是月將軍大獵於遠江本多忠勝自桑名來謁曰往年老  
僕從太公拒武田信玄於茲爾時以信玄兵為眾盛不可當也今  
七國助役諸侯助彼山役者告竣命助名護屋課前田氏以下十  
輝政曰土木薦興我輩困敝若夫兩府所不敢辭此等私役復驅  
使我輩何也子為駿府愛婿蓋為我輩說之清正奮髯曰左衛門  
笑而止前將軍聞之使輝政言諸侯曰厭土木者宜速就國高墨  
深溝以埃我旆諸侯大懼併力就役數月而成八月島津家久攜  
琉球王來謁駿府獻方物遂造江戶九月將軍釋王使復其國命  
島津氏歸俘虜十月本多忠勝卒忠勝自十四歲從軍大小五十  
餘戰每戰皆捷而未嘗被創前將軍殊悼之使長子忠政襲封自  
是藤堂高虎代忠勝鎮伊勢○日本國志十五年將軍德川家  
康頒給印票於明商約互市商給印票始此冬十二月商人周性  
謁見家康乞禁海寇家康知通商開港之利而中國獨不通公商  
遂命本多正純作書附性致福建總督陳子貞略曰倣國與中華  
通問久矣內外史籍歷歷可徵台榭絕遺憾不已也前日兵馬倥  
嘗一辱專價情緒不通來往頓絕遺憾不已也前日兵馬倥  
禍亂釐革前轍西南諸番國咸來朝貢獨遺中華而不相通洵乖  
舊好適周某來得通問好機請自今結符信通福船兩國之利孰  
大焉且吾海商歲航番方者遭風破船或匱薪糧亦願見惠敵邑  
僻處海隅所謂叢爾國也中華以大字小之意幸  
有熱圖長崎奉行長谷川廣智亦致書皆不答

辛亥三十 慶長十六年 和漢年契 帝禪位皇太子在位二十六年加

藤清正卒日本外史十七豐臣氏下十六年三月前將軍在京師  
淺野左京大夫從之二將因敗曰臣輩以死守郎君必無慮矣且  
元亦自京師馳還苦諫之定君乃遣秀賴二十八日潮淀入京師  
二將以弓銃夾岸而北福島正則稱疾守大阪前將軍使其二子  
義直賴宣迎之東寺二將以下二十一人徒步護輿入二條城前  
將軍出迎之門相見於正殿前將軍南鄉坐關東將士及諸侯伯  
擁衛左右秀賴北鄉坐二將在其後秀賴贈前將軍以名刀二口  
駿馬一匹黃金三百枚及錦緞若干其公族將領皆有所遺前將  
軍答以二刀三鷹十馬饗畢清正曰從君遲歸請辭矣前將軍使  
其女婿池田輝政賜酒於二將既罷扶秀賴出謁北廳拜豐國廟  
視方廣寺役自伏見上舟清正獻酒賀焉歸其邸出短刀於懷泣  
曰吾賴迎而饗之六月清正病卒清直賴宣來大坂報秀賴北上  
也秀賴迎而饗之六月清正病卒清直賴宣來大坂報秀賴北上  
儒學招吾及浮田秀家淺野幸長語次舉論語託孤寄命之章我  
爾時不知其何謂乃者讀而思之略有所曉當今之世不念此語  
者恐陷不義也清正既卒淺野父子相繼病卒○日本外史二十  
一德川氏四十六年三月前將軍如京師先是朝旨欲以為太政  
大臣固辭不拜是月皇子受禪是為後水尾天皇前將軍命諸侯  
修上皇宮多置供御地前將軍使人謂豐臣秀賴曰自結婚未相  
見恐生物議願一來以定眾情秀賴年十九驕逸不知外事事皆  
決於淀君淀君欲不遣嫡母淺野氏使使諭其不可再違命乃遣

之四月詣二條城前將軍饗而還之遣義直賴宣往大坂謝之遺  
白金一萬三千兩乃歸駿府是月淺野彈正少弼卒前將軍最與  
少弼親善以常陸眞壁五萬石爲其湯沐邑而時召見與圍碁及  
其沒不復奕也乃賜眞壁於其季子長重五月兩公偕獵於上野  
忠廣猶幼幕議使藤堂高虎往視國事十一月兩公偕獵於上野  
先是京師富人角倉某上書言便宜請通丹波之漕許之時夷蕃入  
甲斐駿河之漕是歲又請引鴨川通伏見又許之當是時夷蕃入  
貢若乞互市者二十餘國前將軍命吏贈書於明福建守因故事  
請却合印守疑懼不荅而其商舶來者益眾乃以長崎爲互市地  
禁池依泊初豐臣氏禁耶穌教既而禁弛至是蠻人耶與子上市變  
告僧蠻教者皆覬覦非望乃令海內檢蠻人盡逐之我民奉其教  
者命僧論之不聽者處流斬置耶與子於江戶東郭厚視之又有  
告有馬晴信修蠻教次年放晴信於甲斐尋賜死其子爲前將軍  
義女孫婿因得襲封○日本國志十六年又禁天主教初秀吉禁  
教繼以兵事禁網稍寬教士來者日眾及是荷蘭人楊與士上變  
又有僧許教士曰葡王之遣教士傾力濟度名爲通商實以蠱民  
漸圖奪國其取呂宋農毗斯番皆用此術及今不圖必貽大患家  
康大驚遣使搜索教士逐之海外申嚴教禁令僧崇傳以梵法勸  
諭教徒不悛者處流斬○又自後小松至此凡八世二百一十九  
年足利氏上不知有王室下不能馭羣雄蹂躪二百餘年織田氏  
稍定大亂豐臣氏起於人奴以兵力定海內德川氏用力少而  
坐享其成至此舉國始知有尊王之義自戰爭者二百餘年

日本源流考卷十七終

